

李涵秋

弟一名著

社會小說

廣陵潮

第八集 上册

上海震亞書局

版

李涵秋題



小說會  
廣陵潮八集目錄

第七十一回 分香寶履故督多情 返劍還珠癡郎快意

第七十二回 小團圓商量聯宅眷 真妖孽研究到文言

第七十三回 故友重逢中分鴛鴦 纖兒無賴妄肆鸚音

第七十四回 觸嬌瞋芳筵工笑謔 結新好情海起波瀾

第七十五回 大設冥筵譎言發噱 重收孤子高誼可風

第七十六回 吃虛驚禍生眉睫 設妙策枉用心機

第七十七回 一夕話款款續良緣 半江風匆匆送行色

第七十八回 興盡悲來商量作歸計 時衰運倒租賃到妻房

第七十九回 雇挑夫朱成謙受窘 見愛媳柳克堂粧愁

第八十回 魚肉善良奸蠱枉法 呻吟床榻寡鵠工愁

廣

陵

潮

小社會

# 廣陵潮

(八集)

(江蘇李涵秋著)

## 第七十一回

分香曾履故督多賭  
返劍還珠疑郎快意

廣

陵

潮

大凡世界上有兩種人。最是窮不得的。究竟是那兩種人窮不得呢？一種是那  
些無知無識的愚民。他若是平素有一碗飯安安穩穩的吃着。他倒還是本本  
分分。幼而壯壯。而老而死。就如那草木一般。活着也。沒有人厭他。死了也沒  
有人理會他。萬一到了貧困的極處。他就有些不耐煩起來了。這也怪他不得。  
爲什麼呢？他與其白白的餓死。到不如挺而走險。還可僥倖活在世上。小則狗  
偷鼠竊。大則殺人放火。叔季之世。越是這種人越多。那亂子便是鬧得越大。明  
末流寇。清代洪楊。便是一個榜樣。所幸天心厭亂。這些大劫。運却不多見。而且  
這種人與我這回書中。毫沒有什麼關係。我也不去細細的講。他再講那一種  
人呢？就是讀書明理。博學能文的士子了。這種人也斷然窮不得的。他們何以

## 廣 陵 潮

窮不得呢。且聽我將理由宣布出來。就拿洪憲皇帝而論。他做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轟轟烈烈也要算得是心滿意足了。偏生因爲面前有幾位通儒。說中國自古以來都是必須有一位皇上。馭治萬民的。這個大總統名曰萬萬。不能合用。於是千方百計想出法子來。大家都向他勸進。必要那個大總統做了大皇帝。他們才肯甘心。是以中華民國成立不上三年。那皇帝名詞又漸漸鬧起來了。有幾個不達時務的老百姓。還笑着說做皇帝。終究是姓袁的做皇帝。不見得姓袁的做了皇帝。他們就有益處。豈敢不敢。既然與他們沒有什麼益處。要他們拚命價的不惜鬧得沸反盈天。這畢竟是何苦呢。這一句話表面上看去。似還有理。却不必去苦苦駁他。我且莫講做皇帝這樣大題目。就拿在下。前面書中說的乞丐做個比方。皇帝乞丐相提并論可謂不與倫然而說出來却有至理亦是避重就輕的妙筆誰知世間的乞丐也不是胡亂可以做的。那許多乞丐中間也必須有個頭領。在我們揚州的這個頭領。便叫做罌頭。做了罌頭。那權利身分比較尋常乞丐就高得多了。

那些乞丐。明知這頭位。不是人人可以希冀得來的。因爲乞丐雖多。那頭位的缺。却是有限。所以做乞丐的人。沒有一個不希望自己的親戚或是好朋友。做了頭。不惜出着十二分的力。保舉得一個親戚朋友。做了頭。這個頭。既是我將他保舉出來的。他自然另眼看待我。我這乞丐。就比別的乞丐。討巧得多了。這個道理。就同那幾位通儒。勸袁大總統做皇帝。同是一個用意。你想那幾位通儒。既在朝廷裏勸進。鬧得通國騷然。劉祖翼又是個衣不就身。食不就口的寒士。他既爲他的自己衣食打算。自然便也在乞丐裏面忙着勸進了。其實劉祖翼。他若是僥倖置身朝廷。他自然也會做那通儒所做的事業。那幾位通儒。若是不幸做了測字的。他們自然也會做這個劉祖翼所做的勾當。這個就叫做通儒也。劉祖翼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罵得酣快淋漓其實非罵也只是一個道理而已經作者

必有讀之而 啞然失笑者。平心而論。我輩便日日去罵那通儒。與那個劉祖翼。還是冤枉他們也。只是個不能安貧而已。一語 洒然。孟老二當初常說的兩句話。是什麼無恆產而

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這幾句話，其實不甚妥貼，未免將那個做士的看得太高了些。大約孟老二因爲自己也是個念書的人，不肯墮落自己的身分，說話中間有些護短，也是有的。再不然就是孟老二所說的這個無恆產而有恆心的士，是三代以上的人。他又沒有推測未來的神機妙算，他那裏會知道如今士子所作所爲的笑話兒呢？發這一篇笑話論又明白聞言休表：目說劉虬只因爲一念之貪，思量借這乞丐勸進的事，做個升官發財的捷徑，滿腔火熱，原是求何其甫將那文字做好了，好達他日家的目的。偏生遇見那個何其甫，點頭腦劈口便說了一句：「洪憲皇帝斷斷不能成事，直像一杓冷水淋到劉先生的脊背上面，便連旁邊那些許多乞丐也沒有一個不是垂頭喪氣，便好像洪憲皇帝真個取銷了一般。劉祖翼心中總承望他既這樣說法，必有一種絕大見解，到少不得側着耳朵，忍着悶氣聽他再往下說。那個何其甫却不慌不忙，緩緩的說道：「我何

以說這洪憲皇帝必然不能成事呢。請到在別人的意思或者因為那個革命  
 黨裏大頭腦兒孫文同黃興尙在海外目下那個蔡鐔又打從京城裏溜到雲  
 南去了連日人人都講西南那邊又要造反起來。明明討袁而曰造反則知何先生心目中尙有宣統在也所以  
 我也隨聲附和幫着他們說洪憲皇帝不能成事其實不然。上一層文字是人人意  
 竟把他撇去想必另有一種見解不獨讀者願聞即在下亦復願聞也。那個孫黃是我生平最可惡的人竟把一個好好  
 的大清弄成了一個中華民國便是蔡鐔這時候雖然到了雲南知道他將來  
 還能成事不能成事這些道理我一共也不相信我相信的只是我自己。絕妙見解  
 世多有連聲附和議論時事者其視何其庸爲何如也。我相信我自己什麼呢我老實告訴你們罷我只相信  
 我自己的夢。愈轉愈妙何先生真是可兒這句話轉把劉祖翼聽得糊塗起來說何先生你  
 是做的什麼夢難道與這洪憲皇帝有什麼關係不成何其甫道我這夢雖然  
 不會明說與洪憲皇帝有什麼關係然而細細詳察我那夢裏幾句傷語我就  
 料定了這洪憲皇帝不能成事將來真能成事的畢竟還是我們清國小皇帝



宣統這個夢。并不是我今日才編着。哄騙諸君。的。我當代答曰：誰說你哄騙我來不過四夕山人。你雖不曾哄騙我們，恐怕你已被那 哄騙去了。那一年我同幾位朋友向省裏去赴試，便在船上得了一個夢。夢見有一位四夕山人，他說我終身將來是一定要發達的。臨末便贈了我幾句話。說的是宣化承流統一，基字優哉游哉，貢於天子。我一覺醒來也猜不出他這話裏藏着什麼意思。最奇怪的那一年，明明是光緒皇上在位，誰也不能預先料着。今上宣統繼承大寶，其時我也只付之將信將疑罷了。不付之將信將疑奈何 及至先帝賓天之後，果不其然宣統這兩字年號便發現出來。我們幾個朋友才恍然大悟。這四句上面第一個字却嵌着宣統優貢四個大字。那幾個朋友都齊向我道賀說：我將來必定在宣統年代貢入成均。可謂 劉先生，你如不相信我的朋友，總算是在學裏鼎鼎有名的。好貨 嚴大成、龔學禮、汪聖民一千人，你背後去問問他們，便知道我這夢是千真萬確。所以你們適才說的那一番袁大總統想做皇帝的話，實在是石光泡影，決然不會竟成事實的。一篇大議論原來全是謊語，可發一

廣 陵 潮

嘯。你想我姓何的。一日不得優貢。這宣統帝位是一日不得取銷的。愈說愈妙。直宣統復位。

是全虧着他這優貢。虧他老臉說得出來。我們都是好朋友。我也捨不得把苦給你們吃。承情。這個勸。

進的念頭趕快消滅了罷。多少是好。當時熱中勸進之人。荷聞此言。或者不至陷入帝制。罪愆之烈。惜乎諸君其見識乃不及一何具甫也。

說畢頭也不回。竟自背着月光匆匆的走出鼓樓去了。此處衆人好像兜頭淋

了。一杓冷水。大家默默相視。更說不出什麼來。劉祖翼氣憤憤的指着何具甫

罵道。早知道他是這般人物。我們又何必巴巴去請他。到來轉落得他一頓褒

貶。我就不信將來誰有這般胆氣。竟敢叫宣統小皇帝重行復辟。且緩說着此中。正有人在。

我猜不出他這頑固脾氣。至今竟不曾改得分毫。外間正鬧着宗社黨人怕這

何其甫。還不是同他們一路。姑且放着再說。有這機會。看我替他去替他出首。叫他

死無葬身之地。問他還敢拿夢來哄騙我們。一勸進表也。即不代作。又何至如此。深仇大隙。小人固別有肺肝。諸位千

萬不要灰心。明天這道表文。還是我來親自動手。到此時始知求人不如求己。已枉費了大半天唇舌。如今且

別過諸位時候。已是不早了。說着向乞丐拱一拱手。也就佯長而去。：：果然

過了幾日劉祖翼畢竟做了一篇似通非通的文章拿到破爛鼓樓來喊起那些乞丐恭敬敬站在一行線上靜聽我恭讀勸進表文劉祖翼直着破竹喉嚨叫了半天衆乞丐也白瞪眼瞪了半天衆乞丐所以這樣守規矩是常聽人說這上表的事猶如面見皇帝一樣非同小可他們將來俱是一殿之臣洪憲皇帝一喜封作天下都招討或是伸手大將軍都說不定將來總有臣面君的一日見表如見君現在不能不習些見君之禮也有些乞丐聽了表文上皇帝長皇帝短他就連忙跪下的饒三也是大嚷着見駕見駕等劉祖翼讀完問他們懂得嗎衆乞丐互相對望了一刻回答不懂劉祖翼嘆口氣道可惜可惜這樣好文章沒人懂我姑且將我在表文上作的警句再讀出來解給你們聽衆乞丐聽了這話非常高興都催他快讀罷劉祖翼捋着喉嚨背讀道九重天子坐龍廷執掌乾坤統萬民稱孤道寡尋常事何不鯁魚來打挺讀到這裏衆乞丐大聲歡呼說到底劉先生的文章頂老劉祖翼又接着解釋道九重天子坐

龍廷是說皇帝比我們高九層住着盤龍寶柱的房子執掌乾坤統萬民是說皇帝能管天地又能管小百姓管小百姓不算事能管天地這能爲就大了不是真命天子也不能洪憲皇帝也因爲民國大總統只能管小百姓不能管天地所以要作皇帝我這說執掌乾坤乾者天也坤者地也就是勸他管天地的意思這不是正合他的心嗎稱孤道寡尋常事是說人家勸你的不過是作孤家作寡人平常的很有什稀奇何不鯉魚來打挺這就是我們勸進的本意教他像鯉魚樣的一打挺跳上龍門那就變成真龍了真龍就是皇帝我好一比鯉魚就是大總統龍就是皇帝鯉魚一挺變龍大總統一挺就作皇帝這才是出奇呢說畢衆乞丐大喜劉副翼又說團體的名字就叫化團團頭代表我和饒三馮灘子三人衆乞丐都說很好揀一個吉日就想要向縣署親自去遞不料便在這個當兒蔡鏗已在雲南起了義師接二連三的又有好多省分響應起來袁大總統見勢頭不好知道自家上了左右親信的當懊悔不迭當即

爽快。快。下。了。一。道。命。令。立。時。將。帝。制。取。銷。劉。祖。翼。得。了。這。個。消。息。那。裏。還。敢。再。去。出。風。頭。呢。少。不。得。悄。悄。的。將。那。篇。表。文。瞞。着。人。用。火。燒。了。

讀至此處有人失聲嘆曰可惜劉先

生一篇妙文付之一炬不能飽我眼福

好笑。這。個。時。候。我。們。中。華。大。國。真。真。鬧。得。烏。糟。糟。的。簡。直。有。

些。不。成。體。統。何。以。見。得。呢。袁。大。總。統。是。在。北。京。裏。鬧。着。做。皇。帝。那。些。黨。人。不。服。這。口。烏。氣。又。聯。合。了。西。南。諸。省。反。對。起。來。今。天。鬧。進。兵。明。天。講。北。伐。已。是。應。接。不。暇。以。外。還。有。許。多。前。清。大。老。救。國。遺。臣。既。不。滿。意。洪。憲。皇。帝。登。基。又。不。贊。成。黨。人。抗。議。轉。趁。着。這。一。個。好。機。會。商。議。進。行。方。法。思。量。重。新。將。那。大。清。國。恢。復。起。來。做。個。中。興。盛。業。一。面。在。蒙。古。聯。合。八。旗。種。族。一。面。便。在。山。東。青。島。地。方。設。立。密。密。機。關。大。家。躲。在。那。裏。見。機。而。動。誰。知。力。量。不。彀。各。省。防。範。又。極。嚴。密。鬧。了。大。半。年。急。切。總。沒。有。做。出。一。件。事。來。所。有。各。處。的。宗。社。黨。破。獲。的。也。就。不。少。他。們。此。心。不。死。還。指。望。袁。大。總。統。同。民。黨。兩。下。爭。持。好。趁。此。收。那。漁。人。之。利。誰。知。道。天。不。祚。袁。這。一。年。五。月。裏。袁。世。凱。得。了。一。個。糖。尿。症。又。加。着。心。緒。惡。劣。氣。

惱傷肝兀自一病不起便嗚呼哀哉伏維尙饗了了哀世凱民黨得着這信十分得意便同政府裏那幾位保障共和的大人物聯合起來依然根據那約法重行奉黎副總統主持中華民國南北聯成一氣兵革頓解只一心一意去同那些宗社黨爲難你想那些宗社黨那裏還敢再行出頭也只好匿跡銷聲不再妄想了：且說那宗社黨人裏面有一位鼎鼎有名的起先曾在江蘇省裏做過一任制軍便因爲光復時間挈着家小已隱隱有紅珠仕內諷者於此處却宜注意避居海上這人是誰呢諸君試猜之就是捕殺富不肖的那位借敘宗社黨一筆便落到正文海樓大人了海樓大人是皇室近支雖囚大勢所趨國基顛覆未能親殉國難然而他那一種雄心不死日夜思量聯合羽黨急閤恢復是以奔走蒙古青島之間海樓要算是最爲出力所有在制軍任上積蓄的許多宦囊都因爲養着他手下同志漸漸花費得不少他的意思以爲毀家紓難原是做臣子的分內之事只要託祖宗福庇萬一將這個錦綉山河依然歸人我滿人掌握這四海之富皆爲我家所有那

時候還愁不能佔據爵位坐擁黃金白麈寫海樓任不好不壞之他却不料到事機不順接二連三的重重失意因此異常憤懣鬱鬱不得志仍舊折回上海終日對着那一班姬妾們長吁短嘆把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弄得興志頹唐那鬢髮之中也就星星花白起來可憐他悶坐家中沒有人知道他的心事卽有時被朋友們扯出去吃酒看戲外面雖然是尋樂然而總消遣不了他的心內煩憂可巧這一晚在戲院裏看戲末了一齣演的便是什麼鄂州血那個裝扮瑞莘儒的偏生刻畫得窮形盡相海樓看了半齣忽然眼面前覺得一陣漆黑頓時口中噴出兩塊紫血來身子直挫下去嚇得同來的幾個朋友驚慌無措急忙命他跟來的人將他扶入原來的馬車坐回他的公館到家之後合家眷屬異常震駭自不消說得侍婢們將他輕輕扶下擁掖着入了床帳許多姬妾環伺在側少不得延聘了上海著名的醫士前來診視原來海樓本係少年得意姬妾滿前平時身子不免十分陶碌逐年已漸漸虧損下來所幸他們是富貴兼全

的。人。平。居。頤。養。却。是。與。常。人。不。同。所。以。并。不。覺。得。什。麼。無。如。自。經。光。復。以。後。種。種。境。遇。毫。不。遂。心。此。番。病。勢。簡。直。有。增。無。減。那。醫。士。只。得。勉。強。訂。了。一。個。藥。方。海。樓。服。下。去。也。不。見。得。有。些。效。果。俄。延。得。三。五。個。月。光。景。已。是。瘦。骨。支。床。懶。懶。不。起。海。樓。自。知。不。能。久。居。人。世。所。有。身。後。諸。務。均。已。摒。擋。一。切。他。于。諸。姬。之。中。平。時。所。最。鍾。愛。的。便。是。紅。珠。一筆直折到此處乃知寫意海樓全見寫紅珠這。一。天。業。已。不。能。進。食。氣。湧。痰。喘。危。象。已。見。家。中。上。下。人。等。各。各。分。頭。辦。事。專。待。意。海。樓。一。經。嚙。氣。便。預。備。訃。告。發。喪。姬。妾。環。列。床。前。無。不。掩。袖。而。泣。海。樓。喘。息。略。定。將。眼。四。面。望。了。望。有。氣。無。力。的。嘶。喚。了。一。聲。道。四。姨。呢。衆。人。知。他。問。的。紅。珠。大。家。便。含。淚。推。着。紅。珠。近。前。紅。珠。此。時。已。經。哭。得。像。淚。人。兒。一。樣。只。得。分。開。衆。人。欠。身。近。榻。海。樓。倏。的。伸。手。執。着。紅。珠。哽。咽。說。道。你。在。衆。人。中。年。紀。最。輕。你。將。來。豈。生。結。局。是。我。誤。了。你。了。：。說。到。此。又。重。行。喘。起。來。雙。頰。驟。然。紅。暈。半。晌。不。能。開。口。紅。珠。心。裏。又。怕。又。急。那。眼。淚。像。珍。珠。斷。線。一。般。索。索。落。落。還。滴。了。好。些。在。海。樓。手。上。助腸景况使我心痛



廣

陵

潮

皆悲歎了良久。海樓又掙出一句說：我嘗聽見你平日講過的，有個哥子住在揚州。便是我當年在制軍任上開活他的。這個人究竟你可知道他的實在下落。我死之後，你便趕着寫一封信給他，叫他來接你好。生回去度日，罷你的房裏所有一切的珠寶衣飾，全行交給你帶去。另外我還分付帳房裏給你一千兩現銀子，算是我同你好了一場，便留着這銀子做個紀念。罷區區之款，原算不得什麼。我只恨所有賞財全行被我花費完了。到了今日，轉使你們受苦。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觀於海樓所說可知。：紅珠聽到此處，已經掩面悲啼，幾乎失聲哭出來，只得重行忍着低低說了一句：大人保重。吉人自有天相，一朝半月好得起來，便是我們極大的造化。：海樓搖了搖頭，才緩緩將紅珠的手放下來，勉強又同別的姬妾說了幾句，又分付他們好好照看紅珠，凡事不要叫他吃虧。意海樓情有獨鍾，不知諸姬此時何以爲情，停了半晌不言不語。大家再走近細看了，看早已手足冰冷，曠了氣了。了意海樓霎時哭聲大震，紅珠不由暈倒在地。衆人忙着替海樓穿換殮衣，更沒有

人來照料到他。即此一端方知意海樓醇諱。對於紅珠其意固別有在也。幸虧他自己房裏有兩個貼身侍婢。將紅珠攙扶起來喚醒了。他紅珠於是坐在地下放聲大哭。好紅珠：海樓非我這部書中重要人物。他的喪事我這支筆却也無暇替他揚厲鋪張。只好權且擱過一邊。單說紅珠尙在海樓百日之內。別的姬妾平時既妬忌他。專房得寵。又恨海樓彌留時候。另加青眼。各人總有些積不能平。在這當兒。早已有些冷嘲熱諷。尋出事來。同紅珠起釁。紅珠初意本打算等待海樓出殯之後。方才寫信寄給雲麟。着雲麟來上海接他。回轉這時候。見大家同他過不去。知道這地方萬萬不能久居。所幸賬房裏果然遵着海樓遺囑。將一千兩銀子已交給自己。便揀在海樓六七這一天。在靈前痛痛哭了一場。便將自己要回揚的意見告訴了衆人。衆人也不留他。一下紅珠趁此。遂請賬房裏師爺進入內室。請他替自己寫一封切切實實的信。告訴自家哥子。又將雲麟住的地址詳細說了。信中請他哥子趕速到此。接他回去。賬房師爺點了點頭。便替他寄信到揚。

州去了。此處的事，且按下慢表：且說雲麟本係贅在岳家。雖然岳母龔氏十分憐愛，無如他的岳翁柳克堂生性再慳吝，不過覺得嫁了一個女兒，又添了一個女婿，在家吃用心，中老大不願。不過怕龔氏生氣，不敢說出叫女兒女婿回來的話。然而平時語氣之間，都露着食指，浩繁後難爲繼的意思。又恨柳春在外不務正業，專事游蕩。老人家一進宅門，便是長吁短嘆，簡直像似沒有一毫兒生趣。家中本來用着一個蒼頭兩名僕婦，柳克堂又說連年兵亂，飢饉潦臻，不能不算省儉的法兒。於是同龔氏鬧着，又開除了一名僕婦。所有家中做不開的瑣務，便嘖嘖叨叨硬逼着女兒去料理。一切偏生他那女兒，又是一個醉心文墨，不知主持中饋爲何物的人。鎮日價只有躲在房裏看書的功夫。米鹽醬醋一概不知。過問他母親到沒有什麼話。說柳克堂背地裏很是絮叨。柳氏也窺出他父親的意思，背地裏也常常同雲麟私議，說是長安雖好，終非久戀之鄉。岳家不可久居。久居便被旁人議論。好在我們家裏雖是清貧，只要

你肯苦心讀書。雖然目前廢了科舉。舉人進士是沒有指望的了。然而你如果  
 有滿腹經濟。不見得中華民國就沒有你糊口的地方。誠然在我看起來。我們  
 揀了好日子便辭別了我的父母。隨你家去苦苦度日去罷。省得我父親容不  
 下我們夫婦雲鱗聽了這話也覺得他所說的人情入理。笑了笑道。只要你能  
 守清貧家去到也還好。我不過慙你在這裏一切起居飲食是享福慣了的。萬  
 一到了我家就如你跟前這個使女就不能帶去我家。雖也用着一個黃大媽。  
 他是不能獨自伺候你一個人的。到那時候你不要又怨起我來。柳氏笑道。啐  
 虧你還是讀過書的秀才呢。一個安貧樂道的道理都體會不來。啐得你不知  
 道漢朝有個孟光。他在家做女兒時候不是安富尊榮的。使講他嫁給梁鴻的  
 日子。所有粧奩也還稱得起個堆金積玉。後來被丈夫幾句話感動他。他立時  
 棄絕以前的態度。兀自荆釵裙布。隨着丈夫耕種度日。一生一世沒有半句怨  
 言。我雖然愚笨不能學古來的大賢太德的婦女。難道便連一個孟光都學他。

不來。何等自負是你放心。我若是將來有這享福的造化，難道你便貧困終身？若是我命中註定應該受罪呢？這母家的點點財產，我們也不能依賴一世。引經

吐喇不凡，自是讀書的婦女，口吻世有不妥，義命之婦女，觀此可以為鑒。雲麟聽他這番話，心中也很敬服，隨即回家將這意思告訴母親。秦氏秦氏也自歡喜，夫婦二人便定了主意，將這話告訴龔氏。依龔氏那裏肯捨得他的愛女遠離膝下，不免痛痛哭了幾場。柳克堂却十分願意轉背地裏勸了龔氏幾句，又被龔氏劈頭劈臉罵了一頓。柳克堂不敢出聲笑，嘻嘻的又跑入他店裏去了。柳克堂既已如願，罵又何妨，此其所以笑嬉嬉跑去也。於是過了幾日，雲麟回柳氏擇了一個好日子，真個將箱籠物件擄掇擄掇，辭別龔氏回家去了。秦氏兒兒媳雙雙回來，說不盡心中快樂。賢母之心，固宜如是。柳氏到家之後，真個屏棄書卷，鎮日隨着秦氏，主持中饋，料理家政，井井有條。柳氏可謂能坐言起行。雲麟看這光景，心裏也很安帖，不過食指日繁，自家現在却沒有一件事可做，家中積蓄本屬無多，連年貼補用度，行將告罄，目下狠露出拮据狀況，每遇時節，實在支銷不足。

的。時。候。只。有。向。三。姑。娘。那。裏。略。為。借。貸。至。於。他。那。太。親。翁。田。煥。那。裏。連。年。以。來。  
 生。意。異。常。發。達。積。蓄。很。是。不。少。所。有。雲。姓。店。底。向。年。本。有。成。約。每。月。貼。給。三。千。  
 文。為。租。給。店。底。之。價。近。年。期。限。已。滿。此。款。亦。已。停。付。又。知。道。雲。家。近。况。艱。難。但。  
 然。會。見。雲。麟。只。是。支。支。吾。吾。都。說。是。生。意。虧。折。行。將。支。持。不。住。以。杜。雲。家。向。他。  
 釋。纜。雲。麟。也。猜。到。他。的。用。意。睹。氣。輕。易。不。到。田。煥。那。裏。走。動。田。煥。夫。婦。又。防。備。  
 春。津。貼。母。家。監。察。得。十。分。嚴。密。可謂天生一對地生一雙沒。有。什。麼。事。故。也。不。許。繡。春。輕。易。回。  
 去。有。一。次。雲。麟。家。裏。米。糧。告。罄。急。切。想。躊。躇。三。五。十。塊。洋。錢。應。用。又。因。為。不。力。  
 曾。向。三。姑。娘。借。的。錢。此。次。不。便。再。去。囉。哩。晚。間。雲。麟。只。是。長。吁。短。嘆。便。連。夜。飯。  
 也。不。會。下。咽。柳。氏。近。來。所。有。赤。金。首。飾。業。已。陸。續。付。之。質。當。便。連。幾。件。齊。整。上。  
 服。也。尋。覓。不。出。當。時。看。見。雲。麟。愁。煩。心。中。老。大。不。忍。便。從。燈。下。款。款。的。向。雲。麟。  
 笑。道。如。今。要。說。你。境。况。不。窘。你。聽。到。耳。朵。裏。定。要。生。氣。然。而。一。定。便。說。你。沒。  
 法。子。可。想。也。不。見。得。無。如。我。說。的。話。打。的。主。意。你。又。執。意。不。從。大。凡。一。個。人。

潮 陵 廣

講究多情也須叫那情人心裏舒服不替你焦煩你只老這拿定你的主意說  
 是情人贈你的物件便該文風不動萬一餓死了那件寶貝又交給誰手裏呢  
 問得妙雲麟雲麟 便是那個情人知道你這物而不化他也過意不去他贈你這  
 其有以請我來 便是那個情人知道你這物而不化他也過意不去他贈你這  
 件寶貝的用意豈是叫你抱着他忍餓的然哉然哉這一番話若隱若現讀者幾  
 乎忘却作者却不會忘却神來之筆 雲  
 麟急道我知道你的話申用意只不過看不得我那一顆珠子我讀至此我  
 為柳氏呼冤我豈  
 不曉得這珠子價值甚鉅把他換了原可支持得一二年用度只是這珠子丟  
 了便是丟了我的性命一般奇 你是個賢惠的女子難道只重這珠子便連你  
 的性命都看輕了他贈這珠子用意原是聽我換錢度日他這般深情我如何  
 能辜負他便依他丟這珠子有朝一日我若是能遇見他莫忙恐怕早晚  
 就要遇見了 我雙手  
 依然將這珠子取出來給他看看也叫他知道我不是重財負義的人你們不  
 體諒我這顆心朝也提這珠子暮也提這珠子你叫我怎樣不生氣呢寧可餓死  
 不願將珠  
 子易或字麟畢  
 說着說着便簌簌的流下淚來柳氏笑道你這話可又說錯

豈是個情種

了我又不是叫你將這珠子賣給別人去以後便永遠不能回頭近來我們這揚州有好些暴發戶在光復時開得了運庫裏元寶他們雖是有錢像這樣大的珠子恐怕他眼睛裏也不會瞧過你若肯暫時押在他們那裏他希望你沒錢取贖包肯出着重價：雲麟聽到此處將兩個耳朵掩得緊緊的搖頭說道可又來了押到人家去我可有取贖的指望沒有

此層不可不慮雲麟畢竟有自知之明你分明給苦給我吃我再歎些也不上你這當：一頓話說得柳氏氣起來坐在旁邊冷笑說道我勸你不要做夢罷依你主意恐怕日後遇見他

豈敢不敢此處即為下文伏線

還巴巴的捧這珠子給他瞧呢他在珠簾綉戶做着人家姬妾幾時有遇見你的機會不是我說一句俏皮話除非你再碰着那革命嫌疑他同你第二次認做兄妹或者可以暫時合攏在一處談談體己兒

愈寫柳氏奚落雲麟愈見下文遇合之奇可惜如今換了朝代再沒有那種指望的了

并非柳氏刻薄亦實見紅珠兩人不易遇合下文情事乃出意外雲麟不由觸起自家心事又想到紅珠當日相救情分以後真恐沒有遇見他的指望頓時一



陣傷心止不住。淚珠滾滾下來。柳氏見他這模樣。也不忍再說什麼。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不防這個當兒。黃大媽一拐一拐走得進房。望着柳氏說道。少奶奶也還不曾睡呢。太太分付我來問少奶奶。一句明天的中飯米是一粒也沒有了。太太又沒處去想法子。少奶奶同少爺還該商量商量才好。柳氏站起身。笑道。我正在這裏同你們少爺商量呢。煩你好生告訴太太。叫他老人家放心。雲麟氣忿忿的指着黃大媽說道。快走快走。只是你忙得利害。難不成就單將你餓死了。寫雲麟氣忿如畫黃大媽冷笑說道。哪哪這又干我甚事。太太不叫我來。我又何必來這裏討厭。少爺犯不着急得這樣。我這條老命餓死有什麼打緊。可憐太太將你自幼兒提攜到今日。少爺進學那一次。我們也在旁邊歡喜。總以為中了一個秀才吃飯是不消愁得的了。中了秀才便不愁吃飯此語可謂奇特不承望少爺弄到這步田地。往事如塵不堪回首家庭詬誶皆為貧字所累世有同病者乎當失聲一嘆說着也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揩抹個不住。柳氏深恐雲麟再說出什麼連忙背着身子向他搖手。一面又催

黃大媽進去雲麟長吁短嘆了一夜次日悶懨懨的下了床挨到午飯光景還是沒法只得問柳氏說了句還等我到你們那邊去走走柳氏含着眼淚點了點頭雲麟匆匆走入他岳家時候可是不巧他丈母龔氏在昨天夜裏發了肝胃氣痛正睡在床上呻吟不絕雲麟問了兩句只好開口說借貸的話柳克堂因爲這事早間趕回家裏此時剛蹲在天井裏同那小婢剝韭菜一眼照見雲麟當這秋深天氣身上還薄薄的穿了一件舊湖縐夾袍臉上青黃二色的異常憔悴他再玲瓏不過手裏將那韭菜一根一根的揀在旁邊便有一搭沒一搭同雲麟敘述這幾年生意淡薄簡直是入不敷出在那光復當兒人人都說這一來可好了沒有皇帝就沒有關捐使費地丁錢糧百姓們那過快活日子了此數語可謂奇談誰知皇帝已經沒了有四五個年頭怎麼百姓的飢荒依舊鬧得沒有開交比先前越發難過譬如你丈母昨夜鬧得死去活來論理便該替他請了醫生診視診視只是那裏有這閒錢呢也只好挨命罷了你回去也不必

將這事告訴大姑娘，免得他又鬧着回家。并不是我小氣，委實添一個人嚼吃。

那五六角錢一担柴，五六塊錢一担米，我真有些支撐不住。比較今日的柴價，米價貴賤何如。像

這韭菜，往年一斤賣三五個銅錢，罷咧如今加着十倍才買得一斤呢。我若不

在這裏監察着他，都揀那瘦的炒吃，黃葉子就該拋掉了。大半那還了得。雲麟本為

借貸而來，偏生撞着柳克堂在家，說出許多：雲麟被他丈人說得目瞪口呆，更不

敢站起來，便告辭要走。柳克堂依舊蹲在那裏，自言自語的說道：我也不虛留

你了，留你吃飯也沒有菜。雲麟也不會聽見，一溜烟跑出門，心裏想了想，這

便怎生區處呢。閱者至此想亦為雲麟急煞。事到其間也講不得賭氣的話了，不如到姐姐那

邊去設一設法也好。于是繞過兩條街巷，剛走到綉貨鋪子門首，可巧劈面撞

見田煥打從街上回來，他是陪着朋友在醉仙居麵館裏吃酒，吃得滿頭的汗

比黃豆還大，搥着胸脯，將帽子取在手裏，當做扇子，只顧撲起撲起的，煽着

脚，還不曾跨進店鋪。雲麟鑒于適才不曾向他丈人開口，轉被他一頓話堵塞。

住了當時便不肯答氣搶近一步向田煥招呼田煥見是雲麟不由的吃了一嚇雲麟非鬼也田煥見之竟吃了一嚇此嚇字耐人尋味便立住脚笑嬉嬉的問他有甚話說雲麟剛待開口臉上早已通紅向人借貸却有此種神能不獨雲麟爲然無可奈何只得低低說了一句想同太親翁這邊借幾升米改日如數奉還言訖田煥不由大笑起來得妙將帽子回頭上一搭拍着雙手說道這個可其是巧極了說出來誰也不肯相信我家的米也是一粒兒沒有早半天又沒賣錢我還分付福恩的媽叫他問隔壁上媽媽借兩百銅鈔買點麵回來先度過今天再說老姻姪你不知道我們開店的苦惱我同你太親母忍餓不要緊他們當夥計的不能彎着肚皮替你做買賣他們：：田煥還待坐下再說雲麟此時已是懊悔不迭掉轉身子便走不提防田煥一把將他的手緊緊揪着笑道哎呀你難道惱我不成我當代答曰誰說不惱你自家親戚便沒有飯好生請你就擾我一頓爛麵也稀鬆平常：：越是雲麟要走他的手越是揪着不放後來又恐怕雲麟當真在這裏吃麵才將手鬆得下來

小人心事  
 曲曲如繪 雲麟頭也。不同一路。想起這種情形。不禁暗暗咬着牙齒。喊着自己。名字說道。雲麟雲麟。你自幼兒不知道。生計艱難。誤讀了幾本詩書。總以為情愛兩字。是天地間至可寶貴的物事。深厭那金錢齷齪沒的腌臢了少年心地。如今這麼樣呢。世情冷煖。人面高低。他們這一班守財奴。原不足怪。只是你上有老母。下有少妻。只因爲我一人。不能自立。累着他們。忍飢挨凍。便是那個黃大媽。他半生辛苦。幫着我母親守節。我一點好處也沒有給他。至此可謂天良發現昨晚還惡狠狠的。同他賭氣。我還成了個什麼人呢。你若再執迷不悟。怕那些乞丐餓。幸便是我將來的榜樣。豈敢不取：因爲想到田渙。覺得被他揪着的那隻手。放在鼻子上。聞了一股酒肉臭氣。幾乎要嘔吐起來。越想越恨。那脚步子不知走向那裏才好耳邊。忽然聽見有人說話。哪哪。這不是雲少爺嗎：雲麟吃了一驚。再抬頭望了望。原來不知不覺的已走近伍公館門首了。那個招呼他的。便是伍升雲麟。遂卽放慢了脚步。笑着問道。你們老爺在家麼。伍升笑

回。道。我。們。老。爺。昨。天。便。向。省。裏。去。了。雲。麟。又。道。太。太。呢。伍。升。道。太。太。二。太。太。同。  
 老。太。太。都。被。縣。署。裏。周。太。太。請。去。吃。上。頓。伍。貴。他。們。都。跟。了。去。只。剩。得。我。在。這。  
 裏。守。門。小。爺。可。曾。吃。過。飯。沒。有。何。不。請。進。去。坐。坐。雲。麟。笑。道。你。們。公。館。裏。也。沒。  
 人。我。進。去。則。甚。伍。升。笑。道。小。姐。在。裏。面。呢。雲。麟。驚。問。道。怎。麼。小。姐。不。曾。同。太。太。  
 一。齊。到。縣。署。此。問。自。不。可。少。伍。升。道。小。姐。因。爲。孝。服。在。身。不。願。意。去。赴。宴。會。：。雲。麟。  
 聽。到。這。裏。便。不。怠。慢。忙。捻。着。衣。服。匆。匆。直。望。裏。走。伍。升。分。付。身。邊。那。個。小。廝。你。  
 快。進。去。稟。報。一。句。那。小。廝。答。應。了。趕。在。雲。麟。前。面。飛。跑。淑。儀。淡。裝。素。服。已。盈。盈。  
 的。走。出。堂。屋。被。此。問。了。好。坐。下。雲。麟。笑。道。姨。娘。他。們。倒。還。高。興。肯。向。縣。署。裏。去。  
 走。動。淑。儀。也。笑。道。這。周。知。事。原。是。湖。北。人。父。親。當。初。在。那。邊。候。補。內。眷。是。往。來。  
 慣。的。這。一。次。他。們。太。太。巴。巴。的。親。來。拜。會。趕。在。今。天。又。請。祖。母。同。母。親。過。去。閒。  
 聚。大。約。停。會。子。也。該。回。來。了。：。儀。議。說。着。便。拿。眼。將。雲。麟。打。量。了。一。番。款。款。  
 的。說。道。怎。麼。幾。天。不。見。你。又。消。瘦。得。許。多。了。吹。縐。一。池。春。水。十。聊。甚。事。：。這。一。問。轉。觸。動。雲。

麟的心事不由心裏一酸眼淚便要直流下來趕忙忍着將個頭掉轉過去淑儀也猜不出他什麼用意又不便拿話去問他。在淑儀未嘗不疑其思念紅珠只得搭訕說道：「娘同嫂嫂近來身體都好雲麟嘆着說道：「身體呢到沒有什麼不好只是因爲我一人沒有長進累着他們處這拮据境况：于是便將家中缺少柴米早問出來設法被他丈人同田煥奚落的話一一告訴給淑儀聽淑儀將他望了一眼嗔着說道：「你這人真是一點計較都沒有既有這樣事爲何不早點向我們這裏來斟酌白白的繞這樣道兒這是何苦你的性情是我知道的几時受過人這般冷嘲熱諷。知己之談雲麟接着說道：「我原打算過來的轉念一想累次向姨父這裏來通融姨父姨娘同妹妹固然沒有別的念頭然而叫別人看着畢竟覺得有些羞人答答的淑儀將個粉頸點了兩點一扭身進了自家臥房立刻取出一方手帕擱在桌上指給雲麟說道：「這裏面有二十塊龍洋是娘交給我零用的我先打發伍升送過去你就攔一會不妨我叫他們預備飯給你

吃也是時候了。餓了。到反不好。雲麟密愛落落大方。淑儀自有淑儀身分。雲麟感激萬狀。也不道謝。只呆呆的聽着淑儀喚過一個僕婦。將這錢交給伍升。一面又命丫頭去向廚房裏催飯不多一會。飯已齊備。那丫頭便在桌上安放了兩付杯箸。淑儀笑道：「我是剛才吃的點心。此時還不曾餓。你們讓雲少爺獨自吃飯罷。酒也可以不用得。」雲麟知道淑儀要避嫌疑不肯同自己坐在一處。委實腹中餓得利害。也不客氣。遂坐向棹邊。剛待舉箸。猛的想起一事。重行跳下來。向那丫頭要了一盆熱水。不住的去洗那手。洗了又聞。聞了又洗。又笑。嘻嘻的向淑儀索他親自用的桂花香皂。用香皂洗手此亦尋常之事。而必索淑儀親自用的桂花香皂洗手。想見雲麟用情之深。淑儀笑道：「你這會子忙甚麼。等吃完了再洗不遲。」雲麟搖頭笑道：「妹妹你不知道。我今天這手腕是遭了劫來的。不洗乾淨了。爲何吃得下這飯菜。」說着便將田煥握着自己手腕。手腕上沾着酒肉臭氣的話。告訴淑儀。引得淑儀也笑起來。輕輕將一塊香皂遞得過來。笑道：「你這古怪脾氣。不知幾時才改得掉呢。也虧你捱下這。」



半日來了。要是我：：說到這裏，忍不住格格的笑。剛自責人脾氣古怪，自家已不覺也同病相憐，不言而喻。雲麟用膳已畢，款款深深的同淑儀對坐着閒話。雲麟又提到紅珠贈的那顆珠子，依柳氏便想將他押錢使用，是自家一定不肯。又說每遇着無聊的時候，只要將那珠子拿在手裏摩娑一番，該愁悶的便不愁悶了。該飢餓的也不飢餓了。摩娑珠子便可免飢餓，雲公又何必同人去借錢呢？一笑。妹妹請你替我想一想，方一這珠子離棄了我，我還有什麼生趣呢？淑儀聽見只是低頭無語，不防伍升却好匆匆的進來，對着他們小姐說：已將洋錢送得過去。雲太太命我道謝，并說等他們少爺一經得了意，再如數歸還。一面說，一面又在懷裏掏出一封信，函轉身向雲麟笑道：可去當得其巧。太太同少奶奶正接到上海的信，又不知是誰寄給少爺的。他們并不會開封，命我帶過來交給少爺：：雲麟此時且不去接信，轉向淑儀笑道：咦，這是誰寄的？想是都督太太有甚消息給我，再不然便不是那田福恩隔的玄虛。回湖上文打電報情事：：淑儀這時候并不會回答，已從伍

升手裏瞧見函封上的字迹不禁詫異說道賊呀這不是打從紅珠姐姐那裏  
 寄來的雲鵬猛覺這話愈跳起身子接過那信戰戰兢兢的去撕那封口用戰戰  
驚四半想見 當附情狀 急切又撕不開來還是身旁那個使女已遞過一柄剪子雲鵬好容  
 易將封口鉸開抽出內邊騰紙同淑儀并肩立者一行一行讀得下去大略說  
 是意海樓業已身故所有第四房愛妾着給親人領回家聞雲鵬原係他的  
 哥子接債以後務望從速到上海一行以便隨同令妹一齊遊返揚州所有銀  
 錢衣飾均須當面交割下邊註着意公館賬房謹啓雲鵬讀完之後頓覺形如  
 木偶呆呆的怔了半晌突然向淑儀問道妹妹我可是在這裏做夢不是夢自  
而必問人可是在這裏做 天下那裏會有這種意外的事我若是醒了一定將這怪  
夢不是靈藥可爾奇特 夢告訴妹妹意外之喜固應有此思想豈惟雲鵬不肯相信 淑儀笑將他推了推低低  
恐嚇者若非揭過上文一般也會同時入夢 說道青白日分明大家都在這裏斷斷不是做夢你須得將心神定一定這件  
 事應該怎樣辦法還要預先料理料理才好遙想紅珠姐姐這個當兒不知怎

生痛苦呢。

知音者芳心自問

雲麟重行將那信又讀了一遍想着紅珠遭這遇場慘變自

然十分悲慘他還巴巴想念着我命我前去接他可想身雖在外一時一刻并

不會拋掉了我僥天之幸今日竟還有這種美滿的希望痛定思痛那一行一

行的眼淚早將一封信函洒得透溼。

此淚自不可少

再說淑儀雖然替他們歡喜然而

一經想到生離究竟勝于死別雲麟以爲今生不復再同紅珠遇合偏生上天

成全他們竟自珠還合浦劍返延津只是我呢黃土一坏千秋永隔形孤影隻

既無起死之丹又少返魂之術比較起來我這薄命真要算是極頂了哇：

想到此處也就珠淚縱橫愴然不樂也不去勸慰雲麟兩人轉對面哭起來了

爲淑儀計其薄命百過紅珠所謂哀猿之腸腸已九迴寡鵠之悲悲真書于古讀書至此爲之愴然

伍升先也隱隱知道紅珠這事此時

瞧見他們這種情形轉含笑走得出去淑儀哭了一會覺得甚是無謂。

我亦轉云然轉

哽咽着向雲麟說道你儘哭則甚我替你想事不宜遲趕在明日便須往上海

去走一躺了雲麟適才見淑儀垂淚總疑惑他是替紅珠傷心心下着實感激

忙答應道：「我這時方寸已經大亂，也不知怎樣才好。今晚若是趕得及，我便過江去罷。」淑儀道：「這也不必忙在一時。你去接他，他自然是一准來的了。」轉是他到了揚州之後，你還須先行替他租賃一處房屋，你們那邊住宅狹小，可想而知。還有好些什物，自然安插不下。若是等你將房屋租好，再到上海，他的望眼怕要穿了。依我主見，你明天儘管走你的，這租賃房屋一事，全行交代給我。我派人替你們辦置妥帖，他一抵碼頭，可就不用再操心。了。：雲麟疾忙上前作了一揖，說多謝妹妹爲我們費這樣心機，叫我怎生酬報。」酬報二字出自雲麟之口，妙特不知淑儀聞之何以爲。淑儀臉上紅了，紅笑說道：「我也不一定爲的，是你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愈分割愈覺可笑。紅珠姐姐看待我們也還不薄，這點小事又算得什麼呢？兩人當下又談論了一回。雲麟才轉身回去，將這事告訴母親，同他妻子動身的。川資却好在淑儀贈的那款子裏挪用。第二天清早，少不得欣然就道：「但是此去不知曾否將紅珠接回，以及有無變故，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評曰。論劉祖翼一段文字。可謂刻畫入微。竭情盡致。乞巧之謀。舉罌頭與大臣之擁護。君主境雖有異。其用心則同。說破真一錢不值。

何其甫不肯勸進。只因相信宣統優貢四字。然當時光緒時代而遂有宣統優貢之夢。亦屬大奇。西人謂此等夢幻爲心理作用。何先生當時心理。何以竟有此現相。殊不可解。

雲麟因境遇艱窘。遂慨然悔其一生之舉動。以後克成肖子。不至流爲孤僻。一路者未始非境遇造就之功。紈袴無佳子弟。貧賤乃造英雄。信然。紅珠雲麟由離而合。由合而離。綜兩人半生。已不禁有滄桑之感。

社會小說

廣陵潮

(八集)

(江都李涵秋著)

第七十二回

小團圓商量聯宅眷  
真妖孽研究到文言

揚州南河下花園巷東首有住宅一所前面是個大廳廳後便是三進住宅甬道西邊有個六角小門進了那門便是書房書房背後關了一座幽深雅潔的花圃其時那所住宅已收拾得非常精緻一例的楠木椅子地上的毡毯屋裏的電燈應有儘有第二重上房格外華麗爐竈微飄瓶花欲笑這一天晚上有男女二人對坐在房裏諸君閱至此處試掩卷猜一猜此二人是誰那女子渾身穿着縞素流轉星眸四面望了望不禁慄然說道這一番到狠費了儀姊姊的心力承他的盛愛替我們布置得這般週到怎樣不叫人感激累你明天先趕過去將一切所用賬目調查清楚好讓我將款子交代給他至於他待我們的這一番情義不是一時可以酬報得來且放着再說罷一縷情絲憑空蕩漾早預備為後文張本那男子躺在一張沙發椅子上

儘管聽他說也沒回答只是傻傻的望一會笑一會笑得那女子倒不好意思起來輕輕啐了一口啐字低問道你敢是痴了麼不然爲什麼儘在這裏獸笑那男子聽了這話才笑着說道我癡便不癡我正在這裏想呢那女子接着問道你在這裏想什麼那男子答道想我們怕是在這裏做夢明明非夢也而曰我極喜那女子也就盈盈一笑說道請醒白醒什麼夢不夢呢今天在火車上也累得辛苦了還該回去早點睡覺才好：這句話不打緊轉把那個男子嚇了一跳頓時收斂笑容望着他憨憨的說道哎嗜好容易將你接得回來便是做夢也該讓我遂一遂心願怕醒時懊悔已是遲了怎麼你還狠心催我回去睡覺：這時候已走過一個小婢到他們兩人面前各倒了一鍾釀茶那女子捧着茶杯向脣邊呷了一口正色說道唉飄泊半生什麼酸甜苦辣的味兒我都嘗過了我頗感激你待我不薄自從遭了這番磨劫所以巴巴的還叫你來接我第一件我是孝服在身一時還不能同你提起婚嫁我如今已打定

了一個主意。你近年的境遇。前日已經告訴過我了。可憐老太太。生你一人。今

日。并不曾得着你一點好處。責備得是雲麟其何說之辭便是你那太太的性情。也是十分賢

慧。一顆珠子能值幾何。你甯可挨着飢餓。都不肯將這珠子割捨。我當代答曰。婆

餓何挨之有。且將珠子割捨未。免辜負你的一番美意。一笑。我當時聽見這話。狠感激你的用心。好在我別的沒

有安慰你的去處。至於這區區銀錢。除得我們那個給我一千兩現銀。而外。其

餘所有的珠寶珍飾。算來也值得萬金。我又沒有一個親人。我預備先揀一個

好日子。將老太太同你們太太接過來。住在一處。我在名義上。便算是你的姪

侍。藉此可以稍盡我孝敬老太太一片私心。那座書房。便給你裏面安心求學。

後面的上房。兩重一重安置老太太。一重安置你們太太。我呢。便權將這所臥

房。當做靜室。長齋。綉佛。修一修。來世不至再墮落烟花。沉淪孽海。為紅珠計此時

不能拒絕。雲麟然而甫得相逢。便同衾枕。與淫娃蕩婦何異。此番言論。由心而發。既異寡情。又得大體。那男子聽見他這番侃侃正論。又有

些感。他又有些恨他。感者何感。其代養老母也。恨者何恨。其不遂心願也。知道他主意已定。一時斷斷不能挽



回只得勉強笑道：「此時我權且依着你，奈何？但是你這孝服多則半年，小則三月也該除掉了。到了那時候，你總不能再不理我。那女子笑了，笑重行說道：『等到那時候再議。』」可知長齊綉佛的話原是假的一笑。著者說了這一大篇話，恐怕諸君還不知道這男女是誰呢？知道已原來那女子便是紅珠，那男子便是雲麟。雲麟自往上海去接紅珠時候，淑儀便將這事告訴了他的父親伍晉芳，也狠替雲麟歡喜。便依照淑儀的分付，命人預先在南河下租好一所房屋，連伺候的幾名家人，都由伍晉芳替他們雇得妥貼。是以雲麟將紅珠接回揚州，一切不勞費心，不必瑣敘雲麟至上海接紅珠的事跡，以免筆墨拖沓。所有的用度，後來均由紅珠清算償還。這且按下不提：

：再說雲麟當晚別了紅珠，匆匆走回家內，遂將紅珠所說的辦法從頭至尾一一稟告他的母親秦氏。此時柳氏也坐在旁邊靜聽。據雲麟的心理，總以為他母親聽了必然歡喜，及至將話說完，猛不防秦氏轉沉下臉色，向雲麟冷笑道：「你瞧他這話，準備怎樣辦法呢？」雲麟忙笑着說道：「做兒子的不能孝順母親。」

常常累母親爲我們操勞家務心裏很覺得有些慚愧。自責是現在難得他銀錢寬裕肯接母親前去享福這是再好不得兒子已經允許他了母親幾時高興搬去就是幾時搬去也好秦氏搖頭說道可又來了你做兒子的不能孝順我到成大夥兒去累他一個女孩子他的銀錢再多些也是他掙得來的不應該我們跑來享他這福秦氏心理畢竟與雲麟不同還有一說呢他若果肯嫁了給你這名義上我便是他的婆婆他便是我的媳婦一家骨肉或者不分什麼彼此住在一處也還成個體統照你適才口氣他嫁你不嫁你還沒有定準我們冒冒失失住過去這究竟是什麼呢柳氏也笑起來說道婆婆的話真有至理所謂非李非柰可笑人也。柳氏畢竟不脫女書癡口角雲麟見他母親不肯同紅珠去住心裏正狠不自在又因爲母親的議論正大一時又不能駁回忽然見柳氏在旁邊說這樣話不覺忿忿的說道你便料定他不肯嫁我嗎什麼非李非柰咬文嚼字的打趣我你上次不是說的我若要同他會面除非再蹈那個革命嫌疑今兒又怎樣

呢。可是堵住你的嘴了。

雲麟不敢同他母親扳駁轉借柳氏出這口氣此所謂黃瓜鏢不過來鏢瓠子也一笑

柳氏笑道他嫁你也

好不嫁你也好與我有甚相干我又不曾妬着你們照你這樣意思是凡女人

家嫁了丈夫的都該希望那丈夫遇着有情的妓女一般才有享福的指望了

說破真是發笑

秦氏連忙攔着說道一件事還沒有分曉你們夫婦不應該就在這裏

拌嘴我替麟兒打算這紅珠姑娘年紀輕輕的也沒有就這樣結局的道理說

到歸根總須還要嫁人既要嫁人除得麟兒更有誰呢不錯并不是我貪圖他

的家私這事總等我替你們想個兩全之法不是專顧麟兒一方面也要願全

他的身分才好我心裏已想着一個人了必須這人出來撮合這事明公正氣

將他收做偏房他自然不肯推諉麟兒且緩着急

老謀深算苦詣孤心是好秦氏

黃大媽連日已

知道這事了他兀自非常快活此刻見他們在這裏談笑也就插嘴說道先前

聽見儀小姐他們講起這姑娘來像是美人兒似的我活到這麼大了究竟不

曉得這美人兒是個什麼模樣好少爺你幾時帶我去見一見他便是死了也

算長過見識不枉我生在世。上雲麟見黃大媽說這樣話不由眉飛色舞。又不  
好意思去回答他。只是抵着嘴格格的笑。凡人譽我意中之人其快樂真有如此情狀秦氏笑道黃媽你  
不用着忙他是見過世面的禮節兒一定不會訛錯包管明天他到我們這裏  
來見我你有多少見不着他。你到是提點心兒將家裏打掃潔淨些。但凡人家  
貧窮不怕人笑。只怕灰塵垢膩叫人瞧着生厭。好像入了古廟似的。便在這些  
上面可以瞧得出人家的興衰。至理名言居家者當奉為圭臬黃大媽聽了這話有些待信不信  
主母的分付又不敢違拗。果然在第二天早晨。真個將房屋裏打掃了一會。凡  
是條檯桌椅都用抹布抹得干干淨淨。雲麟勉強在家裏睡了一夜。勉強二字到  
了翌早便起身下床。匆匆梳洗早飛也似的跑到紅珠那裏去了。雲麟之於紅珠大有嬰兒戀乳  
雅之紅珠剛坐近粧台旁邊。掠那鬢兒見了雲麟含笑說道。你來得正好。我剛要  
收拾收拾到你府上去拜見老太太。同你們太太却好。累你引導引導雲麟將  
頭搖了幾搖。笑道怪不好意思的。我當代答曰然則怎樣你才好意思呢。一笑。你去就去。我替你在這裏

看守房屋還有一句話要叮囑我那那拙荆生得狠是不濟的你見了他你不許發笑以後并不許你拿話來打趣我紅珠將眼皮兒微抬了抬不由笑道你說的什麼話他有福氣嫁給你便是我及不來的地方我豈有嘲笑他的道理好紅你懶得同我走也罷我就帶着珍子前去好了當時使命珍子到前面招呼雇一乘尋常小轎臨上轎的時候珍子捧出兩個插金匣子放在轎子裏面自家便挾着一幅素花氍毹一路徑奔筆花巷而果到了門首珍子將門敲了幾下黃大媽開門不迭果然見是他們又驚又喜早跑進裏面通報秦氏秦氏因爲早已有預備不慌不忙遂偕着媳婦迎至二門旁邊紅珠已經挾着珍子蹣跚走入偷眼瞧見秦氏鬢髮半白慌忙跨入屋內由珍子將毯子鋪在地上紅珠端肅跪拜秦氏只還了半禮紅珠站起來又同柳氏相見也就跪拜下去柳氏不敢怠慢忙回了全禮然後才分賓主坐下轎子裏的匣子重行由珍子取得進來紅珠命他將匣子開了捧出一座白玉壽星一對翡翠如意另

外。珠。花。四。支。金。釧。一。付。紅。珠。站。起。身。子。笑。說。道。這。壽。星。同。如。意。是。送。給。老。太。太。  
的。那。珠。花。金。釧。留。着。給。我。們。太。太。添。纏。這。點。點。物。件。原。不。成。個。意。思。不。過。聊。表。  
我。的。寸。心。罷。咧。老。太。太。同。太。太。千。萬。不。要。笑。話。秦。氏。欠。身。答。道。這。又。做。什。麼。呢。  
姑。娘。到。了。揚。州。我。們。還。不。會。替。姑。娘。接。風。今。天。到。先。生。受。了。小。兒。多。蒙。錯。愛。前。  
年。那。一。次。禍。事。若。非。姑。娘。婆。心。俠。氣。小。兒。性。命。已。不。知。作。何。結。局。我。們。婆。媳。們。  
常。常。提。起。姑。娘。非。常。感。激。此。數。語。係。從。秦。氏。心。肺。中。出。來。并。非。諛。詞。閱。者。慎。勿。以。尋。常。視。之。也。紅。珠。笑。道。老。太。太。說。那。  
裏。話。雲。少。爺。原。是。受。了。人。家。的。誣。陷。荷。蒙。天。佑。轉。危。爲。安。這。都。是。老。太。太。的。福。  
氣。成。不。居。功。諉。之。於。天。諉。之。於。老。太。太。福。氣。是。好。紅。珠。這。一。次。不。幸。身。遭。大。故。又。蒙。少。爺。不。辭。跋。涉。前。去。相。接。  
我。昨。天。還。同。少。爺。講。的。老。太。太。若。不。鄙。棄。婢。子。出。身。微。賤。那。邊。房。屋。很。多。很。多。  
意。欲。請。老。太。太。同。太。太。過。去。永。遠。住。在。一。處。平。時。可。以。常。常。領。受。老。太。太。的。教。  
誨。秦。氏。點。頭。笑。道。小。兒。也。曾。告。訴。過。我。了。只。是。一。時。還。談。不。到。這。事。容。待。過。後。  
再。行。斟。酌。罷。：。：。他。們。坐。在。那。裏。談。話。只。把。個。黃。大。媽。都。看。得。呆。了。想。世。界。上。

竟有這許多的標緻人物說我們家大小姐生得好了。偏偏還有一個儀姑娘。比他還好。如今看起來。這位姑娘比儀姑娘又覺得風流嫵媚。那些真是一個賽過一個。不怪我家那個少爺同他親熱得如膠似蜜了。：：剛自沉吟。忽然想着廚下蒸着點心。原是太太分付等紅珠姑娘過來給他吃的。我因為貪看他幾乎忘却這件事。幸虧想起來。還不急忙去端麼。一面想一面跑到廚房裏面。拿了四個青花碟子。裝得滿滿的。送入桌上。設下杯箸。秦氏便湊近前來。陪紅珠看見黃大媽便向珍子附了一個耳朵。珍子早從身邊取出四塊洋錢。遞給黃大媽。說道：「這是我們姑娘賞你的。」黃大媽接到手裏。覺得生平還不曾領過這般厚賞。歡喜不迭。隨即扒在地上磕頭道謝。一賞便是四塊洋錢。出乎黃大媽意外。焉得不磕頭道謝耶。紅珠忙命珍子將他拉着。笑道：「哎呀。怎麼大的年紀。不要折煞了我。：：紅珠說的話。當兒早流轉眼光來。將柳氏細細的打量了一番。只見他荆釵布裙。落落大方。端然坐在那裏。裙幅靜垂。絲毫動也不動。雖然面目不甚妖豔。然而却是

不苟言笑。比較自家覺得厚重的許多。心中不由的暗暗嘆服。紅珠以一妓女而見他始終不會開口。却又不是惱着自己的樣子。當時便搭訕着問道。連日太可會見過伍小姐不曾。我們在上海時候碰過一次。至今很掛念着他。房什物又承他的盛情替我佈置得妥帖。周詳。我打算到他們公館裏去走一。又恐怕近於冒昧。幾時請太太替我們介紹。介紹我還有好些話要同他講。柳氏這才含笑答道。儀妹妹輕易也不大出來。姑娘既這般說。改一天請婆打發人去請他。順便給姑娘一個信兒。便在舍間同他會一會也好。：柳說完這話。低下頭。又不言語了。紅珠坐了一會。也就立起身來。向秦氏告別。氏也不便強留。從房裏捧出幾盒茶食。命黃大媽送給轎夫。擺在轎子後面。後笑向紅珠說道。我又沒有什麼好物件贈給姑娘。這點東西替姑娘發個吉兆罷。幾盒茶食便報彼贈珠玉之情得毋譏其不稱然而寒素之家倘遇見閒暇時候只宜如此不觀其所言替你發個吉兆罷語云禮輕人意重信然妨常過來走走。紅珠道謝了兩句。方才帶着珍子上轎回去。不提這事。再說。



麟閒着沒事終日都在紅珠那邊坐地有時讀書寫字紅珠也不去擾他只是  
一到夜晚便催雲麟回去宿歇雲麟的好幾家親眷得了這個信息沒有一個  
不替他歡喜惟有那田煥夫婦因為自此以後雲麟獲着這意外際遇再也不  
愁窮困也就常常的命綉春回家走動借此好聯絡聯絡的意思親戚而貧與我  
何損親戚而富  
與我何益然而一入鄙夫心理却遂別有見解真是可發一噱紅珠也知道雲麟境遇不寬當初雖極拮据總不  
肯賣掉自己的那一顆明珠心裏老大不狠過意因此上得便總送銀子過去  
給雲麟夫婦使用柳氏前番聽見紅珠要會淑儀遂同雲麟商議揀了一個好  
日子去請淑儀并請紅珠雲麟自是非常高興意中人偕來雲麟  
豈有不高興之理便去稟告母親  
秦氏笑道這事却一定是要做的請你儀妹妹還在其次我想起來你那儀妹  
妹的姨娘朱氏第一是要將他請得過來我有一件要緊的事須煩他替我們  
料理他的口齒又伶俐他的心地又細密比起你三姨娘來就大不相同了雲  
麟聽出他母親話中用意只是佻笑連點頭答應笑問道可用寫帖子不用

奏氏笑道：這倒可以不必姨娘姨妹。都是家裏的。至親紅姑娘。雖說生分些。然而他同你却不生分。必定去鬧那個排場。轉叫紅姑娘。瞧着疑惑。我們將他當做外人看待了。你仔細去想想。看我這話可說的是不是。雲麟臉上一紅。剛要再望下說。忽的黃大媽進來。說道：何先生那邊打發人來請。少爺叫少爺快去。我已替少爺答應下來。叫那人回去了。何先生久遠了雲麟皺着眉說道：他又巴巴來請我。則甚。誰還有這閒工夫去同他廝纏。秦氏正色道：麟兒。你不可這般講。他是你的訓蒙老師。俗語說得好：一日爲師。終身爲父。他既想念着你是他的。一番好意。你不用耽擱。趕快去罷。請客的事。有我同你媳婦料理。包不訛誤的。雲麟沒法。只得換了一件長衫。命黃大媽關了門。自己徑向何其甫家裏行去。他早知道何先生的書房不在小時候上學的地方了。現已移至舊城府署西首。卽馮老太夜間敲門之所可知其時剛是暮春。天氣雲麟走得急促。身上已微微浸了些汗。離何書房不遠一帶地址。很是荒涼。徧地芳草。都已長得碧綠。還夾雜好些菜花。

引得一般小白蝴蝶兒成羣結隊的在那裏飛來飛去耳邊又送過一陣念書聲音大半是些天地元黃宇宙洪荒曠得烟舞漲氣搶了兩步一眼瞧何先生手裏拿着一根秤桿臂上套着小籃子對面同一個賣茨菇荸薺的漢子站在門口講話何先生向那漢子問道其價幾何那漢子翻了一陣白眼像是不懂的意思何先生急道其價幾何者問汝之價目幾何幾何也那漢子益發不懂只管搖頭不住雲麟忍不住好笑暗想道奇呀怎麼好幾時不瞧見我們先生他這文法益發大進了豈敢要是不知道的還只當他在這裏研究幾何算學呢雲麟知道幾何算學腦筋畢竟不腐勉强近前叫了一聲先生何其甫凝神望了望見是雲麟却也不同雲麟答話依舊幾何幾何的問那漢子鬧個不清那漢子被他鬧得沒法着急說道你先生做好事不用關了我們鄉下人是捧牛屁股的不懂得你這文眉皺皺的話像這樣買賣我們如果碰着了不曉得一天能做一兩筆呢何其甫仍欲賣弄他的文法雲麟忍不住笑道漢子我們先生是問你只學

膏幾文。一斤茨菇賣幾文。一斤那漢子笑道：「哦，這就不錯了。葶薺一斤四十六，茨菇一斤六十四。何先生啞了一頓嘴，接着說道：「噫，自有茨菇、葶薺以來，未有如是之重價者也。無已，減其半與汝之半可乎？其不可乎？汝其明以告我。」

雲麟怕那漢子又不懂得，忙笑着說道：「我們先生還你的價呢。茨菇三十二，葶薺二十三。你能賣不能賣，那漢子聽了這話，氣憤憤的挑起担子，便走口裏還咕咕說道：「你的葶薺還在田裏，不會生長呢。怪道同我文縐縐想是騙我。葶薺吃了，呸！清大早起頭一筆生意就撞着這死書獃子，晦氣！晦氣！」

文縐縐如能騙得葶薺吃也算造化

何其甫見他不賣，倒也不會生氣。順手將秤同籃子擱在門邊，引着雲麟便向裏走。雲麟抬頭一望，見那門上貼了一張白紙，上面寫的是「文言統一研究所」七個大字。也猜不出他先生是何用意，只得跟着進了書房。那書房平列只有三間七八歲的小學生，都坐滿了。正在那裏伸長了頭，叫呢。見有生客進來，就停住書聲，睜着兩隻眼睛望雲麟，却好嚴大成也坐在裏面，一見了雲麟，笑道：

時哉時哉。文明少年胡爲乎來哉。雲麟聽了，只是發怔。勉強坐下，何其甫已沈下臉來，問雲麟道：子來幾日矣？雲麟被他們這一陣不三不四的文話弄得不知所以，不由順口也就溜出來，說道：昔者……

聽人說話，改慣自不覺，信口流出，真有此情狀。那何其甫見雲麟說出這昔者兩字，登時拍掌大笑，望着嚴大成，說道：子亦知我樂否？可引爲文言統一之同調者，舍我雲生其誰與歸？說過這話，又鄭鄭重重的說道：子亦知我召汝之意乎？

我當代答曰：不知道你先生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一笑。

今日者斯文將喪，妖孽橫興。人將拊白話之旂，奪我文言之幟，障狂瀾於既倒，作砥柱於中流，拚我餘生以衛聖教。是以設此文言統一研究會，與二三子日夕從事，彼以白話簧鼓後生之耳目，我以文言統一世界之方音，有志意成誓進，無退若嚴君大成也。若占君慕孔也，若龔君學禮也，皆吾之引爲同志也。汝雖年少，畢竟老成。昔日既肯爲惜字會之功，臣今日豈不能爲文言研究會之健將雲生雲生吾之衣鉢，將傳於汝矣。生其勉乎哉！生其勉乎哉！

何其甫性雖頑固，志却堅貞，較之扛

紀已漸漸老上來了說了這一大篇文言覺得有些費力上氣不接下氣着實喘了一會真是雲麟雖然有些明白終究因爲他話裏的之乎也者太多鬧得有些發昏幾乎同那賣葷的漢子有些彷彿轉一時不甚摸着頭腦儘管望着他先生對答不出話來畢竟嚴大成比較何先生圓通得許多他雖然一般主張文言此時見雲麟悟會不來他先生的語意倒肯破一破戒說了幾句話向雲麟笑道我來告訴你罷外間新近出了一班少年說中國文言不能使一般普通人應用預備全行將文言改革拿白話去做文章你的先生痛心疾首深恐這二千年國粹一日銷滅他便發表了一種主張說他們既想用白話統一全國我們何不就拿文言來統一全國假如能使普通的人一例都懂得文言但凡尋常講話兒都拿文言來替代不到三五年光景包管全國的人就沒有不會講文言的了既沒有不會講文言的人這白話自自然而然的會無形消滅他懷抱了這樣大願所以發誓再不去講白話你適才不聽見他同那

賣。學。齊。的。交。涉。麼。這。就。是。他。實。行。改。革。白。話。的。作。用。了。借。嚴。大。成。口。中。叙。出。何。其。匪。麟。聞。之。瞭。然。即。閱。者。閱。書。至。此。處。亦。無。不。瞭。然。我。們。現。在。已。經。聯。絡。好。幾。個。同。志。便。借。你。先。生。這。地。方。做。個。文。言。統。一。研。究。所。先。前。本。想。在。油。漆。鋪。子。裏。做。他。一。面。金。字。招。牌。挂。於。門。外。裝。潢。門。面。後。來。因。為。經。費。難。籌。只。得。大。家。公。湊。了。二。十。四。文。實。了。一。張。白。紙。寫。好。了。貼。在。門。框。之。上。區。區。二。十。四。文。尚。要。公。湊。何。况。油。漆。金。字。招。牌。乎。想。見。一。班。窮。措。大。之。酸。氣。說。來。不。值。一。笑。你。進。來。應。該。瞧。見。的。雲。麟。點。頭。笑。道。瞧。見。是。瞧。見。的。但。是。主。張。白。話。的。人。他。們。也。有。個。講。究。因。為。近。來。一。班。學。校。學。生。讀。書。不。多。那。肚。裏。所。裝。的。學。問。自。然。有。限。到。了。作。文。時。候。要。想。詞。藻。堆。砌。也。就。覺。得。有。點。吃。力。大。約。改。成。白。話。比。較。文。言。似。乎。容。易。下。筆。這。也。怪。不。得。他。們。平。情。論。事。雲。麟。不。為。無。識。何。其。甫。怒。咩。咩。的。說。道。誰。叫。他。們。不。多。讀。書。呢。我。亦。云。麟。笑。道。學。校。科。學。繁。重。一。天。到。晚。忙。還。忙。不。過。來。那。裏。還。有。許。多。功。夫。再。去。讀。書。何。其。甫。聽。了。這。話。又。拍。案。大。罵。道。唉。書。到。不。要。去。讀。到。去。忙。那。科。學。奇。怪。奇。怪。我。當。代。答。曰。你。以。為。奇。他。們。偏。不。以。為。奇。你。以。為。怪。他。們。偏。不。以。為。怪。然。則。何。先。生。奈。何。我。不。懂。他。們。學。這。科。學。究。竟。有。什。麼。益。

處呢。何先生是個門外漢宜乎作是語雲麟笑道科學可以富強何其甫薦的想起適才說話大意怎麼忘却引用文言臉上一紅忙改口說道科學果可以富強乎吾國閉關

時代本無科學何以若是其富若是其強今日科學興矣強者已轉而不強富

者已轉而不富。雖屬強詞也有情理無如保片面之辭未足為定論耳科學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妖孽白

話為妖孽虧何先生真想得嚴大成笑道彼此誼屬師生安用爭論之閒事惟有問汝願耶入

夫社耳入夫社豈同志矣。結屈黎牙如讀異書如摹古語乃知嚴之文學遠不如何先生其甫雲麟聽他這番文言益發

茫無頭緒一時實在解釋不得再望望那些小學生一個個都攔着書不念把

眼拿來望着他們不防美娘在對面屋裏向雲麟招了招手雲麟正在發楞當

兒忽然見美娘向他招手也就趁勢走得進去其時美娘肩下立着個小孩子

雲麟笑問道這是師妹呀今年約莫也有五六歲了師母後來生過師弟沒有

姜娘笑道這女孩子底下也懷過兩胎不幸小產了沒有招得住。我聞此語我定

大約不避好五日敦倫之教矣雲麟問道師妹生得很是聰慧叫什麼名字美娘道

不然何小產如此其易一笑



他爹替他取名光孟說古時候有個什麼賢女叫做孟光先本擬就起這個名兒他爹又恐怕同古人相混所以顛倒喊着又指望他大來能光大孟夫子學術的意思我說可惜是個女孩子他那裏能比譬孟夫子呢雲麟笑道這個到不好說目前世界男女是平權的了男人能穀學問女人也能：：美娘連連擺手笑道你快別這樣說給他聽見了他是誰又要罵你是反叛他最可恨的是這些話你可知道先生他們招呼你過來的意思麼固然爲的是文言不文言其實是他們打聽你如今有幾個錢了因爲你在當初相與了一個婁子這婁子嫁過制台大人的腰包裏很豐足制台大人死了目前又轉嫁給你先生便想向你借點款子做他們會裏的經費我看你爲人很是忠厚你的先生又老了委實窮困得很你若肯答應說了數目我替你告訴他包他們聽着歡喜原來如此老實說了有多少不好何先生僱用文言來支吾可知不爲白話適用雲麟笑道這事先生怎樣會知道的不過嫁我這句話如今還沒有定實我也不敢欺師母誰說你欺來他的錢便是我的錢却

從不曾分家。說得好生嘴嚮雲麟之樂可知師母既這樣說改一天我便送十塊洋錢過來看可使得。一送便是十塊在雲麟視之固不足奇然在美娘笑道有十塊洋錢儘數他們好些時吃用了。我讀至有十塊洋錢儘數他們好些時吃用二語固知美娘前言借款你跟我來我子做會裏經費全是何先生架詞閱者於此等處慎勿被作者瞞過也把你這話去告訴他知道。可謂尋說着便笑盈盈的扯了孩兒光孟走入書房雲麟也背着雙手跟了出來美娘望着何其甫笑道好呀我剛才已向你的學生講過了：一句話未完何其甫便虎也似的跳起身子重重對着美娘粉臉吐了一口又臭又粘的唾沫嚇得美娘退避不迭從懷裏掏出手巾擦臉連嚴大成都覺得過意不去忙說道怎麼怎麼美娘苦着臉說道真是的呢怎麼拿唾沫吐我何其甫指着他說道古人不云乎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迓於家邦我輩提倡文言連女寡妻尙不能感化而况他人乎哉而况他人乎哉美聽了不懂急道連日被你這文言將人頭腦都鬧昏了我又不曾念過書叫我這文言怎生講法呢這不坑死了人何其甫跳腳說道不曾念過書難道連個之乎

廣 說 潮

也者已焉哉都沒理會乎一句話裏攙雜幾個之乎也者已焉哉都不可乎原  
何先生的文言便是如此嚴大成笑道是極是極大嫂你便依着辦好了美娘想賭氣不說這  
話又覺得這十塊錢狠有關係只得捺着性子想了一會方才緩緩的說道我  
同你學生談到借錢的話：說到這裏忙安了一個之字底下便這照樣說道  
你學生已經答應我了乎他問要多少錢才殼呢也我說隨你的意思罷者改  
一天他准送十塊洋錢來已做你們會裏的經費焉你看可使得麼哉理法不通  
可能自話亦不可美娘說完了可巧將這之乎也者已焉哉七個字安在裏面一  
個字不會漏落心裏暗暗歡喜誰知何其甫同嚴大成聽見這話真是喜得手  
舞足蹈又因為適才吐了美娘很不過意忙近前安慰他說道寡妻寡妻我知  
罪矣此一唾沫也比之春初之微雨未免礙不於倫例以痢後之糞花似覺亦  
無不可戲汝焉耳吐云乎哉可謂臭四六文章虧美娘見他又掉文起來含笑轉身  
進去這時候何其甫同嚴大成着實周旋了雲麟一頓何嚴二公周旋雲麟非周旋  
雲麟也實周旋十塊洋錢耳

甚矣人之不可不有錢也。又叮嚀囑咐的問他：這十塊洋錢在幾時送來？假使這十塊洋錢不送來，欲知後事且闕下文。何先生又將奈何一笑。

評曰：紅珠之愛敬秦氏與秦氏之憐恤紅珠均在人情天理之中較之尋常家庭用心計聯絡者不同。

紅珠之返里勢不能遂與雲麟媒合觀其長齋綉佛數語其心事已委曲如見何其甫凡有舉動均係異想天開鬱勃可愛雖曰頑固然較之隨時勢爲轉移以冀迎合社會博取聲譽者猶爲彼善於此。

何其甫之一口臭唾沫可謂美娘之益智丸不然如何能將之乎也者已焉哉七個字安入話內。

因十塊洋錢而與雲麟着實周旋想見何其甫等勢利。

第七二回

小團圓商量聯宅眷

真妖孽研究到文言

五八

社會小說

# 廣陵潮

(八集)

(江都李涵秋著)

## 第七十三回

故友重逢中分鴛鴦  
織兒無賴妄肆鴉音

廣 陵 潮

却說雲麟別過了。他的先生何其甫。一心記挂着紅珠。恐怕他在家裏悶得慌。巴不得立刻就跑回去。同他相見。古云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去麟之於紅珠。恐怕一刻不見如隔三秋了。一頭走一頭思。索不覺得他先生做事。狠是發笑。拿白話去統一通國的言語。尚且不甚容易。何況他拿文言去統一通國的言語。更是沒有指望的。想頭了。譬如那個寶孛齋的漢子。就是榜樣。這種人。你叫他去咬文嚼字。他如何能彀辦得到呢。是極是極。特不知何先生聞之。何以爲情。雲麟其時只顧低着头向前行。走剛走出一條曲巷。不提防。劈面來了兩輛人力車子。潑風價的挨身而過。雲麟一個避讓不及。那車輪上的泥污。早已將他穿的一件葱白紡綢春衫。染黑了一大片。急得雲麟火星直冒。搶上一步。將那拉車的小廝。劈臉打了幾個耳光。攔着他。不容前進。那個小

廝只得放下了車子，苦苦的向他衷告，旁邊已圍攏了好些人，上來都責備那  
個拉車小廝，不是坐車子的客人，是個瓜骨臉兒，白白淨淨的，有幾點碎麻子。  
雖然不曾留着鬚鬚，那鬚秧兒已經一根一根的透出皮膚外面，一眼瞧見雲  
麟的衣服，委實腌臢得難看。老大不狠過意，正想拿話去安慰他，在這當兒忽  
的後面那車子裏有人喊起來，說道：「哎呀，這不是雲大哥麼？幸會幸會。」  
閱者至此試猜猜此人是誰：說着，那人已經從車子裏跳得下來，一把握着雲麟雙手，笑容可掬  
的說道：「老哥，你叫我好想一天。十二個時辰，我到有十一個半時辰，將老哥放  
在心坎兒上。我若是有半字相欺，叫我遇水墮，火入火。」  
圓融口角，遠似當時令人想見談詩風趣  
雲麟抬頭一望，原來不是別人，却是當初在南京會見過的那個鮑橘人，也就  
笑道：「橘翁是幾時來揚的？」鮑橘人也不及答應，遂又望着那個瓜骨臉兒  
的朋友說道：「我們便在這地方將那車錢開發了，彼此走着，還好談心沒的，叫  
他們橫衝直撞，簡直有他們走的路，沒有別人走的路了。幸虧雲大哥度量寬

宏。又。是。知。己。的。人。却。不。與。這。些。蠢。材。計。較。萬。一。換。了。別。個。哼。哼。恐。怕。就。不。行。的。噫。可。巧。敝。寓。離。此。不。遠。一。齊。過。來。休。息。休。息。這。衣。服。讓。內。人。替。你。收。拾。干。淨。了。然。後。再。請。回。府。不。遲。：。當。時。圍。攏。的。人。原。想。瞧。一。瞧。熱。鬧。見。此。光。景。方。才。一。闕。而。散。雲。麟。拾。着。衫。子。氣。得。抖。抖。的。懊。惱。着。說。道。這。模。樣。如。何。好。去。見。人。還。是。讓。我。回。家。去。換。一。換。再。過。來。奉。訪。罷。鮑。橘。人。那。裏。肯。依。笑。嘻。嘻。的。道。雲。大。哥。至。今。還。有。些。姑。娘。氣。似。的。你。這。付。尊。龐。非。常。美。秀。便。是。衣。服。污。得。一。點。是。再。不。要。緊。的。見。得。你。若。這。般。計。較。反。叫。我。們。許。世。叔。面。子。很。難。下。了。內。人。那。裏。有。上。好。的。洗。衣。藥。水。包。管。一。經。洒。上。去。簇。簇。如。新。如。若。不。然。許。世。叔。一。定。買。衣。料。賠。你。：。雲。麟。到。有。一。點。不。好。意。思。說。這。又。算。什。麼。呢。彼。此。說。着。話。已。走。入。一。所。住。宅。對。面。兩。進。朝。北。的。那。進。便。算。是。客。廳。對。面。堂。屋。瞧。得。清。清。楚。楚。只。是。挂。着。一。幅。湘。簾。有。一。個。小。婢。彎。着。腰。在。裏。邊。掃。地。鮑。橘。人。一。定。請。雲。麟。上。坐。又。一。疊。連。聲。喊。那。小。婢。倒。茶。其。時。雲。麟。已。將。長。衫。褪。下。由。橘。人。親。手。接。得。過。去。遞。入。那。小。



婢手裏問道：「太太可會起身？不會那小婢笑着搖了搖頭道：「太太還不會起來呢。」橘人聽了這話，再不則聲，只說了一句：「你權將這衫兒擱在後邊，停會子等我來招呼太太。」於是又指了指自己，稱他做許世叔的，笑道：「我們這位世叔姓許，大號道權，他的令壻是河南王道尹，他的姪婿又是現今大總統的外甥，口闊大便，現充着中國銀行的顧問，又兼管着交通銀行的雜務。」好頭他是性甘恬退，不願意做民國的官，罷咧若是要做官起來，只消同他令姪女歪歪嘴兒，一省的省長怕不是穩穩的到手。幾句話轉將許道權臉上漲得通紅，情事離奇再叫不出，搭訕着去向雲麟寒暄，又說適才拉車的冒昧，將足下衣服污壞了，兄弟委實抱歉。得橘人又笑道：「世叔你不曉得，我們這位大哥同我在南京是拜過把子的，品貌又生得好，腹中的才學是萬人所不及的。」雲麟笑道：「橘人，你少說些罷，沒的被別人恥笑，提起南京來，賈鵬翁近來想還得意。」回翻上文橘人搖頭冷笑道：「小賈嗎？不提他也罷，提起他來，這人的心術非常險毒，我同他已是

絕了。交際了他那眼孔生在額角上處處欺負人便事事傾軋人。借飽橘人口中寫出買鴨窩心術之險心術之毒妙在却不明言交友之難於此可見或曰鵬素父且不認何况友朋區區傾軋算得甚事吾體至此吾不禁爲世之交友者危：：雲麟正待問他緣故橘人又笑問道貴相知近來已到揚州了哎呀呀他的那一番俠義從死裏將你救活這一件事南京人沒有個不稱讚的我前天還向他公館門前經過好氣派的樣子連前到後怕沒有十幾重房屋可知他一人也住不了許多雲大哥定然是同他雙飛雙宿的了。恐怕未必大哥有這樣喜事一共還不曾請我吃酒可想你這人瞧朋友不起雲麟笑道你又來冤枉人了我不是因爲在路間碰着你我還只當你在南京呢有酒也沒處去奉請橘人笑道不錯不錯這却怪我說得大意了罷罷罷你究竟在幾時請我呢雲麟接着道請你的事放在後我倒要問你怎樣知道這件事的橘人道連這點點小事都不知道還能作報館的訪事嗎你的事上海報紙上都登遍了人家都曉得何況是我雲麟道原來如此報紙上不紀載國家大事社會上重要的新聞却來把我的事連

篇累牘的說來說去那報館不是專門爲我開的了麼你偶訪事先生也專門  
 訪這些事的材料今天也是這個稿子明天也是這個稿子訪事先生不又是  
 我雇了的嗎我却一個大錢也沒有出噫說罷大笑這時橋人覺得無言可答  
 也只微微一笑許道權隨笑向橋人道你說他這貴相知是誰橋人笑道還是  
 誰呢便是大名鼎鼎的那紅珠說着又用手在嘴上打了一下笑道該死該  
 死這麼公然稱他的大名許道權笑道哦紅珠麼他做清官人的時候我叫過  
 他好幾回堂差的不是聽見他已經嫁了人了嫁的便是南京制台這番怎生  
 又回轉揚州呢可見這些當姑娘的水性楊花從良那些話是萬萬靠不住的  
 許道權不知紅珠從良以後的歷史而竟一概抹煞未免冤煞紅珠云我亦橋人忙笑道這個又非世叔所得而知了云然他嫁  
 的制台原是不錯不幸那位制台業已去世我們這如嫂爲下半世打算除得  
 同我們雲大哥兩家併作一家他也沒有別的希望：說到此又望着雲麟  
 笑道據說他這一次挾的財產很是不賞我不怕大哥生氣大哥得了他一臂

之助。真是萬分僥倖。即以他住的那房屋而論。沒有數萬金家私。也不容他這般尊榮安富兄弟。以名分所關。却不便親去拜謁。至於內人。却長於外交手段。可否改一天命。他去過訪。如嫂讓他們做一個團中良友。也可以替如嫂破一破岑寂。有緣必鑽所謂外交手段者如是而已。雲麟點頭微笑。道：「這可好極了。小妾因為離了揚州多年。公然便稱小妾。雲麟甚是老臉。虧他不羞。急切沒有許多女伴。倘得嫂夫人肯於光降。我又素仰嫂夫人的詩。才是最好的。小妾如今也學幾個字兒。得蒙嫂夫人時時指教。是再沒有不歡迎的道理：兩人正談着話。忽聽見對過房間裏有咳嗽聲。音橘人忙跳起身。笑道：「世叔同雲大哥都不是外人。請在這裏少坐。一坐內人想是已下床了。等我。去囑咐他收拾大哥的長衫：說畢。便如飛的跑入房裏。雲麟因為那個許道權說的話。不由的叫人聽見。生氣便不肯多同他扳談。自己早背着手去瞧那壁上的字畫。許道權也不知在那裏想甚麼。我當代答曰。耳紅珠只管低着頭盤算。在這個時候。外間却是靜悄悄的。沒有一些兒聲息。忽

聽見房間裏有橘人的笑聲。又有他夫人的罵聲接連。有一陣脚步兒擦在地板上。價响像似揪打起來一般。那個小婢嚇得站在房外不敢進去。扯勸許道：「權忙喊着不好早趕過去想問一問緣故。」雲麟也就三脚兩步跨過這邊來。看見橘人同他夫人已揪扭到靠窗一張梳桌面前。橘人手裏高高的舉着一封信。他夫人死勁扯他的膀臂。無奈身軀矮小。又剛值初初起床。身子僅僅披了一件洒花夾襖。胸口大敞着。露出大紅兜肚一條。單褲已脫落在小腿底下。半晌才掙出一句說要。我性命可以要看我這封書子。萬做不到說畢。依舊抱着橘人。不肯放鬆。此何書也。而比性命還重。其中曖昧已不言而喻。許道：「權一眼瞧見這模樣。不由向着地上啐了一口說：大清早起晦氣。晦氣雲麟也就掉過臉去。不忍再視橘人。見有人進來。方才將那信捧給他夫人笑着說道：「同你取笑兒罷。咧你何至急得這個分際？」說過這話。隨手將房門替他掩上。徐步踱出房來。同他們周旋說沒事。沒事我因為喊他替雲大哥收拾衣服。他夾襖口袋裏忽的露出這信是我

搶着他的信。要瞧他便急了。其實共和時代他有他的秘密自由。我干涉他。倒反覺得太不文明了。誠然雲麟欠身笑道。爲我的事轉累嫂夫人。生氣實在異常抱歉。：說時便伸手從衣架上將那件長衫取過來。見上面不過稍染了些泥垢。一經乾燥也不似先前難看。遂用手搓了搓那泥垢。已紛紛散落在地。雖有點痕迹。却沒有大礙。當時便披好。在身上許道。權望着橘人說道。我別過你罷。你幾時在家。我還有話同你細講呢。語云好話不瞞人。瞞人不橘人笑道。老世叔不坐坐兒了。等我送老世叔出門。許道。權忙攔着道。有外客在這裏。不勞相送。：說着又附了橘人耳。說了幾句。橘人笑道。容再商議。容再商議。：畢竟將許道權送出門外。然後轉身入內。笑着望雲麟說道。你知道他是誰呢。在先這人窮得要死。幸虧他有一個女兒。一個姪女兒。都賣給人家做妾。便是我告訴你的。那兩位闊人了。當着他。我只好說是他的女婿。原是替他碰場面的老貨。無恥公然。便以省長的丈人自居了。你想可笑不可笑呢。回潮上文許道權臉紅情事

雲麟笑道：「好麼？你便不說出來，我也有些疑惑。可想這兩處銀行的位置，也是鬧人的。囑托了橘人，笑道：『可不是呢。』」當面恭維背後嘲笑世間如橘人者甚多甚多友道涼薄於此可見大哥且多坐一會。我叫內人預備飯菜。雲麟忙道：「改日再行叨擾。此刻我還要趕得回去。橘人笑道：『顯見得有了如嫂，便不將我們老朋友放在眼裏了。雲麟被他說得臉上通紅，勉強搭訕着問道：『橘翁在南京不是狠得意的，怎麼此時又挈眷回里？橘人將雙手一拍，恨恨的說道：『崔觀察看待兄弟原是不錯，便是他那如夫人同拙荆也是朝夕不離，如形隨影。』」鮑橘人大吹特吹以其無對證也是否確實尙待考查「叵耐那一班革命領袖，好好將個大清國弄成這個分際。你想崔觀察他原是前清官僚，自光復以來，不但他的位置光復得干干淨淨，便是兄弟的職務也隨着一齊取銷，不怕大哥笑。兄弟外面景况像還敷衍得其實，家無餘財，廚無餘粒，不久也要出門運動。運動久久的，投閒置散，大有輾轉溝壑之雅呢。」橘人對於雲麟竟將已之困苦境况不惜傾囊倒篋而出之可謂體託知雲麟點頭說道：「以橘翁的榮榮大才，何愁沒有際遇？萬一得意時候，還須

提。携。提。携。兄。弟。方。不。負。當。初。同。盟。之。雅。意。橘。人。笑。道。雲。大。哥。又。作。欺。人。之。談。了。我。知。道。如。嫂。從。意。大。人。那。邊。攜。回。的。貨。財。很。是。不。少。據。說。一。粒。珍。珠。便。值。得。二。萬。多。紋。銀。在。上。海。時。候。便。交。給。大。哥。大。哥。一。生。已。是。吃。着。不。盡。何。况。他。又。嫁。給。大。哥。呢。向湖上文贈珠情事雲。麟。笑。道。這。是。那。裏。的。話。外。間。言。論。未。可。見。信。依。我。的。愚。見。還。是。自。立。的。好。橘。人。笑。道。這。個。我。們。且。不。消。研。究。但。是。大。哥。回。府。務。必。在。如。嫂。面。前。替。內。人。介。紹。介。紹。早。晚。內。人。過。去。拜。謁。便。不。嫌。唐。突。了。主在此開口便見一。面。說。一。面。早。向。皮。篋。裏。抽。出。一。方。小。小。名。片。遞。給。雲。麟。雲。麟。瞧。見。那。片。上。印。着。紫。羅。女。士。四。個。小。字。旁。邊。又。贅。着。有。紫。羅。詩。集。二。十。卷。紫。羅。賦。鈔。八。卷。的。字。樣。笑。了。一。笑。便。揣。入。懷。裏。起。身。告。別。：。：。一。口。氣。跑。入。紅。珠。家。裏。家。人。們。見。是。雲。麟。也。不。消。進。去。通。報。雲。麟。匆。匆。走。進。內。室。只。不。看。見。紅。珠。麟之目標在此竟不看見未免失望小。珍。子。笑。道。姑。娘。在。花。圃。那。邊。瞧。杜。鵑。呢。雲。麟。聽。見。這。句。話。更。不。怠。慢。早。就。穿。過。那。座。六。角。小。門。早。見。紅。珠。自。家。手。裏。又。拈。着。一。枝。垂。絲。海。棠。靜。悄。悄。的。對。着。那。海。棠。發。怔。春光



浙水花。喧妍紅珠姑。她身。身世之。雲麟暗自好笑。便躡着脚步兒。驚伏蛇行的走近紅珠身後。紅珠依舊不曾覺得。雲麟在暗中仔細賞鑑紅珠那一種自憐自愛的態度。時而以手掠髮時而以手托腮。眼瞧着海棠含情默默。那海棠雖十分嬌豔到底不如解語花的儀態。萬方神氣活潑。這時的雲麟愈看愈愛。心中一遍癢癢的爬搔不得。忽然紅珠對着海棠點頭好似禱祝花神一樣。海棠在紅珠手中也似點頭相答。偶然間有一片海棠花瓣吸進紅珠粉裝玉琢的鼻孔裏去。紅珠鼻孔裏一陣酸癢。忍不住一個噴嚏。把那一片海棠花瓣從鼻孔裏打出來。紅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就低頭來尋覓。雲麟看了忍不住撲哧一笑。引得紅珠忙掉轉臉兒。是雲麟笑道。怎麼進來也不開一開口。別人獨站在這裏。正自胆怯。要你使這促狹。你瞧瞧不知打那裏鑽得來的衣服上都掛起幌子來了。雲麟笑道。你問我這衣服麼說起來。晒死人呢。巴巴的將人喚得去。想要借錢。累我跑了一趟。還不算又撞着那冒失鬼的人。力車泥污了一大片。如今還好看。

些呢。被我用。手搓乾淨了。紅珠此時已掉轉身子。笑道：「你的話真是沒頭沒腦。是誰喚你。我知道嗎？」雲麟笑道：「還有誰？便是我的先生何老頭兒。」說時。又將何其甫掉文一事告訴了。紅珠紅珠笑得前仰後合。方才慢慢的說道：「這烏語莫說。實。辜。齋的漢子。不懂。便是我近來也學認了幾個字。聽去也不大明。白。」紅珠姑娘儼然有自得之意。雲麟笑道：「提起認字來。目前我有個女朋友。」請問是誰。笑。他的文才。是。很。好。的。又。能。做。詩。又。能。填。詞。他。慕。你。的。大。名。托。我。介。紹。要。想。過。來。同。你。談。談。紅。珠。將。星。眼。微。飄。過。來。冷。笑。說。道：「好了。你又有女朋友了。」女朋友三字出自雲麟之口。宜乎紅珠聞之不甚人耳也。我算認得什麼字呢。自幼兒在那曲本上約莫記得些見了人。可就形容。出我的短處來了。沒的叫人來笑話我。你饒了我罷。我是不見的雲麟覺得適才的話說得大意。連忙分辨道：「我說錯了。」誰叫你說錯來一笑。并不是我的女朋友。他是有丈夫的。我同他丈夫相好。說着便在懷裏將那名片取出遞給紅珠。又笑道：「這紫羅女士大約也文明得很。」何以見得。今天在那邊瞧他。因為一封情書甯死不

肯給他丈夫瞧瞧以致彼此揪扭在一處褲子脫落在小腿底下換了別個早已羞得要死他到落落大方毫不介意好個落落大方紅珠吓道世上有這樣沒廉恥的貨虧你還看着眼睛裏呢看一回何妨也不嫌忌晦咳我這麼看來看去只有那儀小姐稱得起端莊靜淑四字是淑儀定評紅珠姑娘可謂淑儀知己矣我們雖沒常見過然而那一天在廟裏談了談話就瞧得他出的性情來前天去見你們太太他告訴我說儀小姐近來潛心佛典一卷法華上乘他能從頭徹尾講解得下去這也算是難能而可貴的了好在我也想念念佛呢幾時去同他研究研究不比這些沒來由的女朋友好前文所未及綴在此一補又預爲後文張本雲麟聽到這裏不由怔了一怔忙笑說道你不如儀妹妹儀妹妹自幼兒本沒認識多字後來因爲富大哥殉難之後他轉不時的逼着我那姨父教導他認認字兒我還勸他有這般聰明不會在詩詞歌賦上去用用心誰知他聽了不以爲然忽的買了許多經典念起佛來這不可笑得緊他這樣辦法人還體諒他是守了寡了百事灰心所以想入空門潛心

養性。你呢。既不是姑子。又不是和尚。弄這勞什子。則甚。紅珠笑道。這話到也不  
 然。儀小姐固然算是紅顏薄命。至於我這命。也不見得便勝過他。可憐自己的  
 生身父母。都記不起是誰四五歲。便落在人家手裏。吃了這碗飯。東漂西蕩。見  
 了人。假作歡笑。背地裏不曉得傷多少心呢。難得從了良。不幸又在半途上。拋  
 撇下來了。以後光陰。還不知作何結局。你叫我不拿這經典排遣。排遣還有什  
 麼興味。哀猿之腸寸寸斷折。然在紅珠雖為此說。雲麟畢竟何以爲情。說着。那眼眶裏。淚便一滴一滴。直滴在海棠  
 花上。雲麟也有些悽愴起來。兩人并肩立着。各自不能開口。無限深情。從何說起。爲雲麟計。除得悽愴。更無  
 別法。這個當兒。小珍子已跑來。請他們進去。吃飯。雲麟搶着先走。笑道。果然肚腹  
 裏有些鬧起饑荒來了。去罷。去罷。沒的在這冷清清所在。說出來的話。都叫人  
 聽着不快話。言語悽愴。聞者自然酸鼻。而必歸咎於地地。任各哉。紅珠也就緩緩的將手裏海棠。拋向金魚池  
 水面上。兩人便對坐在堂屋中間。隨意用了午膳。雲麟笑着問道。我的母親。總  
 在早晚。請你過去。宴會呢。並約了儀妹妹。陪你。今天可曾有帖子。送過來。不曾

紅珠笑道：「一家子人又要什麼帖子？老太太給臉給我，我一定去的。但是前天去謁見老太太時候，我曾經請老太太同太太到這邊來常遠住着，彼此有個照應兒。瞧老太太口氣也並不是不答應，却又不肯告訴我日子對着我，只是儘笑這件事。到須得你在裏邊慫恿一點，不用這樣生分才好。」我當代答曰：不勞囑咐，早已從慫過。雲麟點頭笑道：「母親他們來是一定要來的，不過還不曾到了時候。你且瞧着罷。紅珠其時也悟出他的意思，不覺臉上微微紅了一紅，低了頭，更不再說什麼。小珍子見雲麟飯已用完，忙遞上一把手巾。雲麟接在手裏，剛擦着臉，忽的打從外面跑入一個家人，垂手說道：「外邊來了一個人，要會少爺呢。請他的名片。」他又說：「不曾帶得，只消少爺出去見了他，便認識了。」雲麟一面將手巾遞給小珍子，皺眉說道：「這又是誰？難不成是鮑橘人？這會子就跑得來。」紅珠笑道：「你管他是誰呢？會見面就許曉得了。怠慢了人家，到不在理。」誠然誠然雲麟便隨着那個家人匆匆走出大廳。那人見了雲麟，早喊起來，說道：「你好快活，躲在

裏面幹什麼再停一刻不出來瞧我有這本領進去捉奸吾聞其語如見其人：：：：：

說得那個家人都笑了雲麟又羞又急指着他叱呵道你活到一百歲還不成

器不知嚼的是些什麼舌頭你幾時又撞回揚州來了尋魂尋到這裏那人拍

手笑道哎呀同你取笑兒罷咧值得氣得這個模樣不瞞你說適才跑至尊府

老岳母告訴我說你鎮日在這地方居多我便一徑尋得過來累得我渾身都

是臭汗未請你累得渾身臭汗究為誰來說着便伸手去解鈕扣將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

竹布長衫同一件玄色洋緞背心兒脫下來一齊丟在炕上又回頭望着那家

人說道快快替我進去將你們姨太太親自吃的上等龍井好茶趕快泡一碗

來給我解渴紅珠之于雲麟尚未正名定分乃彼公然以姨太太呼之豈不近突唐子若是推班一點我不把那茶鐘兒

從大廳上慣至大門照壁牆角我也稱不起是個田福恩名字從自己口中輕于是

又將一雙鞋兒褪落一旁赤着襪子蹲在炕上襪子又破了半截大姆指兒在

洞裏伸出縮進還不住的用手搗着聞而又聞活寫出田福恩無賴狀熊睜着骨碌碌的眼珠

向四面瞧了瞧。呷嘴說道：「好大房屋！你們兩家頭住在這裏，到不胆怯。三更半夜，一定有鬼出來同你們打混，要叫我死也不敢在這屋裏住宿。」一派胡言，令人噴飯。少停那家人果然端過一杯茶來。田福恩拿至鼻邊嗅了一嗅，笑道：「不壞，不壞，真個還有點口脂香味。」說着便伸直了脖子，嚶嚶嚶一口氣灌得下去，還沒口子的。釀要再喝，再望望雲麟，必恭必敬的坐在椅子上，頭也不抬，口也不開。田福恩笑問道：「怎麼幾時不見你？又變成啞子了？」我請問你不久還向上海走了一躺，爲甚不肯理我？悄沒聲兒，又跑回來了。論這件事，可該罰你雲麟沒好氣的答道：「人家有人家的事，誰有功夫去尋覓你？」田福恩笑道：「什麼鳥事，不過是拐逃人口。」雲麟接紅珠，彼反謂其拐逃人口。此語雖屬戲言，畢竟其人鹵莽。雲麟聽他這話，不由的踩腳說道：「說話放仔細些，你同我取笑，不打緊，何苦得罪了別人？」田福恩睜圓雙眼，喊道：「我怕得罪誰？當了議員，沒有別的好處，只是這一點點兒有趣，我得罪人，可以人都不敢得罪我們。」甚矣議員之不可不做也。觀田福恩所言，做了議員便可得罪人無怪乎世之以金錢運動者多多矣。吾謂議員中有田福恩此議員之羞也。：：雲麟見他

這。樣。混。頭。混。腦。又。阻。攔。他。不。得。只。得。勉。強。說。道。你。的。議。員。已。經。賣。掉。了。賣。的。這。筆。銀。子。收。藏。在。那。裏。呢。為。甚。連。西。裝。衣。服。都。不。會。穿。不。怕。你。見。怪。瞧。你。這。般。形。狀。怎。麼。又。漸。漸。不。濟。起。來。難。不。成。一。文。都。弄。不。到。田。福。恩。正。色。說。道。好。個。正。色。我。生。平。最。恨。是。那。一。錢。如。命。的。人。銀。子。再。多。些。也。不。能。帶。入。棺。材。裏。去。使。用。 這。是。浪。子。越。有。這。等。見。解。寫。田。福。恩。凡。以。寫。類。乎。田。福。者。也。 我。的。那。張。票。子。却。也。賣。了。五。百。多。兩。只。是。都。把。來。送。給。表。子。去。了。把。賣。票。子。的。銀。錢。都。送。給。表。子。用。田。福。恩。可。謂。表。子。的。孝。子。 至。於。我。那。西。裝。穿。過。些。時。也。懶。待。再。穿。老。實。交。給。上。海。濟。成。當。典。裏。叫。他。替。我。收。藏。着。省。得。攔。在。箱。子。裏。霉。爛。了。到。反。不。好。不。敢。相。欺。便。是。所。有。行。李。都。一。古。攏。兒。算。錢。償。還。人。家。了。眼。見。得。不。是。頭。路。我。打。從。前。天。晚。上。溜。上。火。車。溜。子。妙。 趕。回。家。來。設。點。法。子。遲。早。總。還。要。去。一。趟。呢。不。過。目。下。金。融。困。難。特。地。跑。來。同。你。商。議。商。議。雲。麟。嚇。了。一。跳。忙。說。道。同。我。有。什。麼。商。議。呢。我。的。境。况。你。是。曉。得。的。田。福。恩。笑。道。哎。唷。唷。你。又。來。同。我。裝。窮。了。你。放。心。我。并。不。同。你。借。款。田。福。恩。說。出。一。大。套。窮。話。不。但。雲。麟。疑。是。借。錢。即。聞。此。者。亦。無。不。疑。是。借。錢。然。而。他。并。不。借。錢。用。筆。真。出。人。意。料。之。外。 不。過。有。件。



事非得你替我決斷一下子。不可。我知道我們這揚州地方打從光復以後，有好些人想出法子來騙錢。什麼生日呀、冥壽呀，只消拈着幾百封帖子送到人家去，那白花花的洋錢便可以滾得進門。我到想替我老子開個吊，又苦于他一時不會便死。自家要弄錢，惟恨老子不死，此心却不可問。我打算在訃帖上註明白了，同他們預支奠議。橫豎我那老子終久是要死的，隨後我不再向他們打擾。像這樣變通辦法，不曉得還可以不可以。未死而預先開吊，可謂活吊。田福恩與想天開。雲麟連連搖頭笑道：「這個萬萬使不得。世界上也沒有這種道理。」田福恩正色說道：「道理道理，若是一個人都要去講，究道理飯也莫想吃了。」言簡意賅，凡是有飯吃者皆不講道理者，也可謂爽快絕倫。雲麟笑道：「任你，不講道理，我怕太親翁也不容你這般胡做。那時你家庭裏先鬧起風潮來，別人有錢也不送給你，使用了田福恩半晌，不會開口，只顧拿手在光頭上亂抓。」可會抓下癩疤來，不曾一笑抓了一會，重又笑着說道：「有了，有了，除得死法想活法，你記得楊大哥死得幾年？」楊大哥之死，久矣，不謂於此處暫行一提。雲麟想了想，說道：「蝶卿死了，有三個年頭了，你又提起。」

他來則甚。田福恩笑道：「我想替楊大哥做一個冥壽，可憐他家此時也沒有人了。」正中下懷「至今也不知道他那堂客，虧死活他生前也是學中朋友認識他的人。想還不少，再得你在外邊替我吹噓吹噓，包管百十塊洋錢穩穩的可以到手。你幫我出這樣力，我一輩子也不忘記了你。說畢，早站起來向雲麟左一揖，右一揖的纏個不休。雲麟此時再不願意同他攀談，勉強笑道：「你既打定這主意，你儘管去辦好了。我可以替你幫忙地方，自然替你幫忙。你不要再向我囉唆。」罷。田福恩這才歡喜，又見雲麟有些懶洋洋的，對着自己又有些待理不理的光景，只得跳下了炕，重行將那件長衫同背心披在身上，也不鈕扣，用手掖一掖，笑道：「我別過你罷，沒的叫那個人兒怨我不識情趣。說着，將頭一縮，伸了伸舌頭，往外就走。雲麟恨他不過，也不送他出門，只笑說了一句：「彼此至親，我也不客套了。」說完這話，正待轉入那座屏門，不防田福恩重行又跳進來，嚷道：「我還有一句要緊的話，到忘却問你了。」雲麟忙立定脚步，正色說道：「有話請你

快說罷別人還有別人的事故呢。田福恩笑道：還不曾夜晚呢。你忙什麼。難不成青天白日：：雲麟不待他往下再說忙吆喝道：放屁放屁。田福恩將鼻子嗅了嗅笑道：好臭好臭。田福恩頑皮的態態躍然紙上雲麟被他鬧得沒法只得央求他道：好哥哥你不用鬧頑笑罷。我被你纏得也夠了。田福恩方才說道：我們來講正經。再同你鬧頑笑。我便算是你養的可好不好。雲麟道：好好。你趕快說出來罷。田福恩笑道：替楊大哥做冥壽原不打緊。只是他又沒有生着。後這帖子下面用誰出名呢。此一問自不可少我想了一個方法說不得。我便做他的大兒子。那小兒子的名字便借重老弟罷。在世都是相好的弟兄。料想這點情分你也推諉不得。奇人奇想無賴至田大哥可謂無出其右雲麟急得面紅耳赤。惡狠狠的說道：你這廝真是個畜生。你願意做他的兒子。硬派人也要做他的兒子。豈非奇談。你說不鬧頑笑。你如何又鬧起頑笑來了：：這句話轉轉。將田福恩說得惱起來。揚着臉急道：誰同你鬧頑笑。的外間不是常有這種辦法。像這樣帖子末了。多有別人的名字成篇。

累套的都還是些關人。然則凡代人發起做冥壽者是皆死者兒子之類也一笑我因為老弟名望很大所以想  
你幫個忙兒你何苦將臉打得高高的一定不肯答應雲麟冷笑道那些關人  
名字早替死者發起哀懇別人攸助的他們又何嘗去做那死者的兒子呢田  
福恩想了想重行笑道哦這個我就不大明白了我還疑惑是那些關人情願  
做人家兒子才寫着名字在下面呢。罵得未惡毒照這樣講單是我做他的兒子罷  
以外再贅上你一個名字就同那些關人一樣也算是發起可好不好雲麟道  
承你的愛看得起我帖子上却不要贅上我我另外給你些名片也是一樣田  
福恩方才歎喜跳跳躍躍真個出門去了雲麟被他纏得昏頭昏腦匆匆走入  
後進紅珠便問包適才是誰同你講話雲麟搖着頭嘆道還有誰呢便是我那  
不成材料的姊丈說着又將田福恩的事跡說了一遍軀得紅珠也笑個不住  
豈非紅珠恐怕悶者見之也應發笑然不曾隔了幾日那楊靖三十冥壽的請帖已經有人送來  
雲麟接入手裏一印又好氣又好笑躡脚說道該死該死虧他有這副老臉做

得。出。來。不。倫。不。類。到。好。將。人。牙。齒。笑。掉。了。一。面。說。一。面。將。帖。子。遞。入。紅。珠。手。裏。  
原。來。上。一。行。寫。着。是。月。某。日。蝶。卿。楊。大。老。爺。三。十。冥。壽。恭。候。台。光。下。面。便。是。孤。  
哀。子。田。福。恩。泣。血。稽。顙。十。個。小。字。紅。珠。看。了。媽。然。一。笑。將。帖。子。放。過。一。邊。冷。冷。  
的。說。道。咳。令。姊。夫。那。位。尊。大。人。大。約。也。是。造。過。孽。來。的。所。以。才。生。出。這。樣。一。個。  
令。郎。至。理。名。言。欲。得。賢。子。者。其。於。造。孽。之。處。不。可。不。留。意。也。雲。麟。又。道。還。不。知。道。他。這。靈。位。設。在。什。麼。地。方。呢。  
等。我。來。再。着。一。看。在。紙。角。上。尋。了。一。會。那。地。方。正。是。當。初。何。其。甫。開。設。惜。字。社。  
後。來。楊。靖。在。那。裏。扶。乩。遇。鬼。的。古。都。天。廟。雲。麟。瞧。到。這。裏。不。覺。觸。起。一。件。心。事。  
來。此。何。心。事。而。竟。爲。古。都。天。廟。觸。起。奇。突。之。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鮑。橘。人。無。端。與。雲。麟。相。遇。事。本。不。奇。乃。其。中。忽。又。夾。出。一。許。消。權。來。偏。  
又。認。識。紅。珠。因。紅。珠。挾。有。多。金。遂。生。出。妄。想。此。非。紅。珠。姑。娘。命。中。之。磨。蝎。也。  
讀。者。於。此。竊。爲。雲。大。哥。捏。一。把。汗。  
世。間。憊。賴。之。夫。至。田。福。恩。爲。已。極。矣。至。欲。僞。以。父。死。騙。人。初。不。計。及。事。之。可。

行與不可行。雲麟得此賢姊。丈真是無可如何。

田福恩爲楊靖做冥壽。情願出名做他的兒子。其目的蓋在弄錢也。此誠千古奇談。

上書是月某日三十冥壽。下載孤哀子某人泣血稽顙。此種筆墨。不知出自何人之手。閱之令人捧腹。

第七三回

故友重逢中分鴛繡

織兒無賴妄肆鴟音

八四

小說會

# 廣陵潮

(八集)

(江都李潛秋著)

## 第七十四回

嬌嬌芳蕊工笑謔  
結新好情海起波瀾

這一天剛是清和天氣。海棠媚日。柳絮因風。不寒不煖的當兒。秦氏特地打發黃大媽去請紅珠前來。宴會。在先便已邀約了三姑娘。朱二小姐。同淑儀一齊。過來繡春。因爲同紅珠。還不會過。他住在母親家裏。等候。把一個雲麟。忙得裏外照料。手脚不停。先是淑儀。一干人。坐着轎子。到了雲麟。笑嘻嘻的向淑儀說道。他才抵揚州。原擬親自過來。替妹妹請安。道謝。是我攔着他。說不久母親要請你們大家聚一聚呢。等到那個時候。再同妹妹會面罷。我們又不鬧那官樣排場。沒的你跑了去。也要累妹妹。跑得過來到。反覺得客氣似的。妹妹你看。照我這話。可不是。不是想妹妹。也不見得。便去怪他。淑儀低頭笑了。笑緩緩的說道。道謝兩字。却不敢當。只是我心裏。怪記念他的。近來他的身體。還好麼。雲



麟笑道：「打從上海回家，在路上少不得受了點辛苦，他臉龐兒覺得癢了好些。如今可是復原了？」朱二小姐望着雲麟，笑道：「雲少爺，我們還不曾替你道賀呢。」合浦珠還，月圓花好，這個真要算得是美滿姻緣了。怎麼？今不來請我們吃杯喜酒？我代曰：正要請你過來吃杯媒酒呢。雲麟見朱二小姐問到這裏，一時却不便說什麼，儘管抵着嘴含笑。秦氏忙插口說道：「原是這件事還要煩你們做姨母的替他們撮合呢，不瞞二小姐說，那孩子的爲人却還配人憐愛，自幼兒雖以陷落在風塵裏面，至於瞧他那性情舉止，却是端莊靜淑，一點輕狂樣兒委實沒有。這些時他也不容麟兒在那邊歇宿，這是他的好處。我們做母親的也不便干涉他。們閨房私事，然而總想替他們過了明路兒，就是將來大家住在一處，才算有個名目。我們三姑娘他是不中用的，二小姐心腸又熱，口齒又好，可否請二小姐在背地裏問一問他，或是擇一個好日子將他小兩口子圓房起來。」今日請客之日此的在：說着，又用手指柳氏笑道：「我這媳婦他又是極賢慧的，道不得還有

什麼議論。朱二小姐拍手笑道：「這個我可就不能相信了。放着這一對玉人兒，終日混在一處，怎生還要人替他們撮合？况且我最是個拙口笨腮，見了人話，都不敢多講。如何敢担這重任？」自命爲拙口笨腮，其不拙口笨腮也。可知愈自謙愈見自負。太太還是另請高明罷。嗒嗒！我家儀兒同他最親密，不過你們不會瞧見他們在那廟裏，兩個人絮絮叨叨，不知說些什麼。這件事最好便煩儀兒去同他商議，是再沒有不成功的道理！秦氏還未及答言，三姑娘早笑着說道：「瞧你說這樣話兒，真是有些不顛不倒的了。」責備得是。怎麼姨哥哥、納寵轉叫姨妹妹替他們去撮合起來？你肯承認我們姐姐的囑托呢？你就承認你若是，不大願意到不妨說，却無須這樣扯三扯四。說破真是發笑，然而爲淑儀計，煞對爲情。朱二小姐因爲在上海初次會見紅珠時候，瞧他那種氣燄，至今還有些不甚快活，所以將這事想卸在淑儀身上。此時經三姑娘這一挑剔，覺得說話不免冒昧了些，又礙着秦氏的情面，推辭不得，轉笑了笑。說道：「原是我不好，誰說你好？說話沒有斟酌，儀兒也不用怪我。掙着我這副老臉，少

不得盡點心兒前去替他們撮合撮合算是將功折罪罷。我當代李曰幾句話說

得大家都笑起來正熱鬧着紅珠的轎子已到珍兒隨在背後家人們將轎子

押回紅珠笑盈盈的登堂向各人見了禮他本不會會過繡春問起來知道便

是云麟的阿姊回想到那一天田福恩的舉動不覺暗暗好笑又着實替繡春

扼腕。繡春遇人不淑盡人皆為之扼腕又言獨紅珠而已哉大家坐着閒話了一會外間開了筵席秦氏便近

前邀他們入座并笑說道橫豎今天也沒有外客我也不敬酒了請你們相坐

就坐罷三姑娘便讓紅珠去坐首席。此宴係為紅珠而設三姑娘讓之首席誰曰不宜紅珠那裏肯答應謙

遜好半天一共沒有個解決急得雲麟在旁邊躁腳。婦女宴會大率你推我讓即無解

笑道怎麼做了一個女人家便都這樣蠍蠍起來吃酒罷咧又沒叫你們

吃這桌子。吃桌子名詞狠勁穎誰愛坐上去就坐上去好了你們不會瞧見我們在外間赴

宴呢也不待主人推讓誰不是一窩風的搶了入席有這會謙遜的「夫到好

吃了一大半了。我亦云然特不能以之比例婦人女子耳此時淑儀只是微笑繡春接着說消誰有

們那。樣。爽。快。呢。照。你。這。樣。講。也。不。是。赴。宴。了。怕。不。是。餓。鬼。搶。食。罵得妙雲驪其何說之辭說。得。大。家。又。笑。起。來。朱。二。小。姐。搶。近。了。一。步。將。紅。珠。袖。子。一。扯。笑。道。姑。娘。你。聽。我。講。我。却。不。是。主。人。也。不。敢。替。你。們。武。斷。不。過。姑。娘。畢。竟。是。初。到。這。邊。宴。會。又。新。近。打。從。遠。道。回。來。論。親。戚。輩。數。我。們。雖。然。佔。長。些。然。而。這。一。次。却。不。能。僭。你。的。坐。位。言之有理稍。待。幾。時。等。姑。娘。明。公。正。氣。的。給。我。們。做。了。姨。姪。媳。婦。到。那。時。候。也。不。消。姑。娘。這。樣。推。來。讓。去。老。實。說。我。同。儀。兒。的。母。親。決。不。同。你。客。氣。老。早。就。猴。向。上。面。去。坐。了。昔有蠟刺朱一小姐可謂不負所托說。畢。又。是。闋。堂。一。笑。此。時。秦。氏。也。笑。着。說。道。二。小。姐。的。話。真。是。一。點。不。錯。將。來。有。僭。姑。娘。的。日。子。正。多。呢。今。番。姑。娘。權。且。坐。了。罷。省。得。我。家。麟。兒。在。這。裏。急。得。什。麼。似。的。以雲驪在這裏着意勸紅珠上坐秦氏亦善於辭紅。珠。被。他。們。你。一。句。我。一。句。說。得。紅。雲。滿。面。又。禁。不。得。朱。二。小。姐。連。推。帶。搯。只。得。委。委。曲。曲。坐。了。上。去。轉。羞。得。有。些。抬。不。起。頭。來。紅珠之羞為朱二小姐之言而羞也衆。人。然。後。挨。着。次。序。都。入。了。坐。朱。二。小。姐。望。了。望。見。席。間。還。空。着。一。座。尋常筵席以八人為滿座此時剛得七人用筆最細笑。道。麟。兒。呢。這。

裏還空着一座不如一齊坐上來罷這才算團圓家宴呢團圓二字用得確雲麟剛站在旁邊聽見這話只拿眼去瞟淑儀因為淑儀自從孀居以後輕易

不肯同自家共席回湖七十一回情事所以不敢造次繡春明知道這個意思可謂知弟也

怕淑儀不大願意忙笑道我瞧他適才還偷偷的吃了點心的偷偷吃者是背人而吃也仲人不知

獨繡春知之緒春畢竟細心料想還不會餓不如讓他停會子從從容容再吃罷三姑娘也笑

說這也使得况且上酒上菜也沒有人照應便叫麟兒做我們一個大脚小廝

想他也還情願豈惟情願恐怕這美差謀還謀不到呢……雲麟笑道這個最好第一遍酒先讓我

來敬一敬你們說着便搶過酒壺挨向三姑娘身邊花拉拉的倒了一個滿杯

朱二小姐笑道快將這不懂規矩的小廝替我打了過去怎麼敬酒不先向首

席敬起這還了得女語中含有譏諷朱二小姐畢竟不凡雲麟知道朱二小姐這話是打趣自己只得

老着臉兒向紅珠這邊來倒酒紅珠慌忙立起身子低低說道得罪得罪我當代答

曰言重言……衆人見這模樣不由笑得花枝招展紅珠益發羞愧無地轉弄得

重一笑

雲麟手足無措不知怎樣才好還是秦氏望着他笑道麟兒你老實將酒壺擱下來罷誰叫你要獻這殷勤的自然叫姨娘他們拿你取笑幸虧秦氏解圍否則這把酒壺雲麟到難放下

：：珍兒這時候正侍立在紅珠身後掩口微笑聽見這話順手將酒壺接在手裏雲麟將機就計一溜烟跑向外邊去了衆人格格外好笑好在大家都不能多飲吃了幾杯隨即用飯散席當兒柳氏便請他們到房裏去盥洗紅珠攜着淑儀的玉腕悄悄步入那座套房先向他道謝佈置房屋的事又說那邊圍囿雖沒有多少却還花木齊全不久芍藥又要盛開了妹子想備一杯水酒請姐姐過去散一散心兒千萬須賞妹子一個臉不可推却淑儀笑道自從聽見姐姐要回揚州心裏很覺得非常歡喜這點點勞的地方又全是吩咐家人們去幹的姐姐再來道謝轉叫妹子心裏不安到是在上海時候替姐姐帶回那粒珍珠業已交給我們表兄幸喜還不會誤事并非妹子敢同姐姐取笑古人說是人月雙圓姐姐也該人珠雙圓的了妹子意見大約等候姨母同表嫂

他們遷入新居之後再過來替姐姐請安道賀罷

語意委婉可知義小且雖不曾心許撮台然而暗中撮台之功正自不小

可謂不負驕哥哥所矣

紅珠聽到這裏將臉紅了一回蹙着兩道蛾眉似笑非笑的道姐姐

還說這樣話呢這才我被他們已經取笑得夠了我奉請太太過去同住的意  
思原也因為趾青近年境遇很不寬綽累他老人家停辛佇苦趾青的心裏料  
也不安妹子此時雖算不得富有多金然而借此多孝敬他老人家一天覺得  
也算替趾青分了一半子職其實並沒有別的什麼念頭不料旁觀不察轉疑  
惑我另有作用那就拂了我的的一片真心了况且妹子自遭喪亂以來凡百灰  
心兒女私情早已付之九霄雲外難不成還誤已誤人又累趾青墮此塵網麼  
至於我託姐姐轉贈他的那顆珠子原想借此津貼他的膏火承他盛愛巴巴  
保持着不忍拋棄這又何苦來呢

紅珠在淑儀前不惜將待雲麟一番深意和盤托出是直引淑儀為知己也然而紅珠誠不可及矣

聽他這番議論只是點頭微笑良久方才說道姐姐說話原有見地且放着再  
瞧罷了

放着再瞧

四字妙 咳世間冤障不外因果兩個字姐姐當初既造這恩愛之因怕

容不得姐姐不再結纏綿之果。妹子此時却不便再說什麼了。絃外之音，有餘不盡，芍藥花開妹妹得暇便來奉訪姐姐，也不要過於費事。妹子不卽化彼此相會的日子。正長哩：：兩人剛在這裏喁喁私語，柳氏同繡春也都陸續過來。紅珠此時不便再講，只低低向淑儀說了一句改日再打發家人來請姐姐罷。淑儀點了點頭，重行走入堂屋談講了一回。紅珠遂先辭了衆人，帶着珍兒乘轎回去了。這時候朱二小姐便向雲麟笑道：我瞧你那人神情對着你，很是客氣。怎麼你在先同他那麼親熱，這會子就沒有本領去籠絡他轉來求救別人？我怕這件事到狠有些煩難。噫，雲麟急道：他的脾氣原狠古怪的，要說他同我不好呢？他又處處愛惜我，要說他同我好呢？他又冷冷似的輕易不容我同他親近。如天上風雲不可捉摸當初他做妓女時候，就是這個模樣兒。如今可是又換了局面了？同我談心說話，依舊是非常親密。至於你們議論的那件事，他從來不曾露過一點口風。羞人答答的，我又不好意思去向他纏擾。朱二小姐答道：這就怪你不文。



明。了。你。通。不。會。見。外。間。那。一。班。文。明。女。孩。子。同。男。人。家。打。得。火。熱。但。凡。那。個。男。  
 人。開。口。向。他。求。婚。他。也。沒。有。不。允。許。的。道。理。何。况。他。們。本。係。舊。好。什。麼。時。候。不。  
 好。向。他。哀。告。一。句。只。要。他。允。許。了。你。就。完。了。事。了。我當代曰伍晉芳同你初雲麟。  
 笑。道。姨。娘。的。話。怕。還。不。是。不。過。那。些。文。明。女。孩。子。他。們。是。見。好。愛。好。胸。無。定。見。  
 一。經。有。人。求。婚。自。然。而。然。會。允。許。了。紅。珠。在。風。塵。中。閱。歷。已。深。他。若。瞧。不。起。我。  
 這。書。癡。任。是。你。苦。苦。去。向。他。哀。告。又。有。什。麼。中。用。呢。雲麟此時似已有致疑紅珠  
雲麟一生對於紅珠只與在此處所謂物必非腐也而後虫生之信然淑儀插口說道。姨。娘。不。用。相。信。他。他。這。話。未。免。不。  
 知。道。紅。珠。姐。姐。的。爲。人。了。責備他。又。何。嘗。是。瞧。不。起。你。若。果。瞧。不。起。你。真。武。廟。  
 裏。何。必。去。拔。你。患。難。制。軍。署。裏。又。何。必。去。救。你。性。命。便。是。這。番。過。返。揚。州。他。有。  
 什。麼。別。的。主。意。不。會。籌。劃。偏。生。寫。信。叫。你。去。接。他。回。來。呢。旁觀者謂是爲他。適。才。  
 到。是。同。我。講。了。一。番。體。己。的。話。窺。他。此。時。的。心。理。轉。想。排。除。煩。惱。跳。出。情。場。他。  
 的。話。雖。如。此。說。法。我。還。嫌。他。五。蘊。未。空。六。塵。不。淨。單。就。他。要。接。姨。娘。去。住。這。一。

層就是他情愛上一個大大的魔障我勸你們且休着急一俟機緣已到還怕不能容他擺脫一切呢：衆人聽了這話無不點頭稱善惟有雲麟不以為然快快的只不開口偏生那個柳氏不識時務瞧了瞧秦氏不在這裏他忽的嘆咪笑起來說道人乞者常驕人乞人者常畏人我們婆婆對着那紅姑娘不知怎生樣奉承他才好呢幾天頭裏就忙着請他了老人家想是一定要跑去享福呢雲麟正沒好氣瞪着眼向他說道你又來罵人了惟有你容不得他你不要做夢以為他是做姨娘的人身分便不如你我瞧着他比你高得好幾倍呢雲麟受淑儀責備不敢挺擡偏生有個不解事的柳氏從旁插言宜乎雲麟借他出氣也語云黃瓜抱不過來抱瓠子其雲麟之謂與柳氏冷笑了笑道這又奇了別不過在這裏講幾句頑話兒你轉鬧起醋勁來了好呀他只還不曾嫁給你呢若是真個嫁了給你益發有得縱容着他還怕不扒上我的頭嗎他又有錢又長得俊此等善語亦在情理之中無怪柳氏生氣繡春笑道八字還不會見着兩撇怎麼你們夫妻倆先鬧起來無怪俗語說是要得家不和只消娶個小老婆了三姑

娘也笑道：「這個却怪麟兒不好，你們畢竟是結髮夫妻，不用在這上面弄得生分似的大奶奶也省一句罷。你們夫婦吵鬧，不打緊，叫別人聽了笑話，到反不好。我們也該散罷。今天姐姐也累殺了好讓他休息一會子。」說着，秦氏已跨進了房門。雲麟却也不會說甚轉賭氣匆匆跑得出去。秦氏笑道：「誰說我累殺了我，倒不覺得狠乏，只是又沒有好菜好酒給你們吃。」二小姐千萬不用見怪。朱二小姐忙笑道：「太太說那裏話，我們白叨擾了一頓筵席，吩咐我的事件，一共還不會達到目的呢。我瞧這事放緩些也好。橫豎包在我身上，我總要成全我們那個姨姪。」費心費心秦氏笑道：「這話一點兒不錯，急促了到反不好，只求二小姐放在心上罷。咧隨後碰着機會再議，不遲。麟兒年紀還小呢，至今也沒有個出息，別耽誤了人家。轉是我們的不是了。」大家坐了一會，都告辭回去，不提再說。雲麟一口氣又跑到紅珠那邊，走入綉房，忽見紅珠和衣躺在床上，星眼朦朧，大有不勝之態。雲麟情不自禁，湊近去，向他身上一伏，低低問道：「敢」

是。辛。苦。了。怎。麼。：。話。還。未。完。紅。珠。猛。的。將。雲。使。麟。勁。一。推。自。家。便。坐。起。來。向。他。眨。了。一。眼。低。低。說。道。放。尊。重。些。被。丫。頭。們。瞧。見。成。個。什。麼。樣。子。我亦云然雲。麟。瞧。他。臉。上。氣。色。不。似。平。時。和。藹。不。由。吃。了。一。嚇。重。行。問。道。好。姝。妹。又。是。誰。得。罪。你。了。才。這。般。不。甚。高。興。像。這。樣。簇。新。鮮。的。衣。服。回。來。也。該。換。一。換。兒。糟。蹋。了。不。是。可。惜。我當代答曰干卿其事一笑紅。珠。冷。笑。了。笑。道。你。這。話。說。得。很。奇。呀。人。還。要。死。呢。衣。服。算。甚。麼。像。我。們。這。樣。人。越。是。早。死。越。是。干。淨。說。着。那。眼。淚。便。從。腮。頰。旁。邊。直。流。下。來。雲。麟。摸。不。着。頭。腦。急。道。好。端。端。又。鬧。起。死。呀。活。的。你。有。什。麼。委。曲。問。你。又。不。肯。說。我。便。做。了。鬼。也。不。得。明。白。呀。誠然誠然紅。珠。將。淚。痕。略。拭。了。拭。說。道。我。說。不。說。與。你。有。什。麼。相。干。我。有。委。曲。沒。有。委。曲。與。你。又。有。什。麼。相。干。你。只。是。你。我。只。是。我。我。又。不。會。要。你。問。我。你。也。犯。不。着。苦。苦。的。問。我。不好不好愈說愈支離了雲麟真要急煞雲。麟。怔。了。半。晌。冷。笑。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了。紅。珠。問。道。你。知。道。什。麼。雲。麟。笑。道。還。有。什。麼。呢。我。知。道。母。親。請。你。的。不。好。不。是。菜。菲。了。便。是。酒。冷。了。不。成。待。客。的。模。樣。無。怪。

你姑娘拿我來出氣。這一句激得最好不然紅珠定還不肯直說紅珠不禁被他嘔得笑起來道：「這話可像是你說的麼？我再糊塗些也沒有爭競人家酒菜好歹的道理，你又不曾瞎了眼睛聾了耳朵，在那吃酒的當兒，你的那個二姨兒可該說這樣話，不是有意奚落我，要不就是你們先行串成的，拿我開心好替大家下酒。」若隱若現語最微妙

雲麟此時已經知道他指的是朱二小姐說的那句話了，却故意裝着不大懂得，揚着頭想道：「我那二姨兒說的是什麼話？如何我就不曾聽見？可是你批駁的不錯，我有了眼睛沒有了耳朵了，紅珠冷笑道：「你也不用同我裝聾做啞，我請問你誰是他的姪媳婦？那端端莊莊坐在下面的，才是他的姪媳婦呢？我呢，却也不配雲麟笑道：「哦，姑娘便因為這個生氣麼？他們那裏理會得隨意取笑兒也是有的，要說是我們先行串成，那是沒有的事，我敢罰得誓呢。」紅珠點頭說道：「既不是你們先行串成，那才好呢。我說你也不該安着這樣心兒，以後我們到是要莊重些兒，免得被人家議論。」

讀書至此我為雲麟捏一把汗自此以後紅珠對待雲麟

廣

陵

潮

果然不似前番光景。雖不十分冷淡，每逢背着人的時候，却是正顏厲色，輕易不肯同他說一句笑話兒。若是延挨到夜深，必定連催帶趕，逼着他回去宿歇。雲麟瞧這神態，覺得自家那種希望，簡直有些不甚尷尬。心裏叫不出連珠價的苦，也是事有湊巧，偏生在這個當兒，忽然出了一種魔障，幾乎鬧出別的岔枝兒來。你道是什麼魔障呢？說來也覺得發笑。諸君且耐着性兒聽着：那一次雲麟在路上碰見鮑橘人，不是被他死拉活扯，將雲麟邀入自家屋裏。其時橘人喊他做世叔的那個許道權，自幼兒本在外間充當僕役，跟過一任知縣二任道台官場裏面的氣習，他倒是研究有素。回了家鄉，他幾乎忘却是在外間跟官好像做過官似的。世不乏許道權其人，而在這廣陵潮書中却係罕見。撇得那不圓滿的京腔熟溜，非常有些氣節的人，便瞧不起他。也有些卑鄙齷齪的人，趕着去奉承他。辛亥八月，武漢起義，他其時正在武昌鹽法道署掌握門役的大權，因為他閱歷很深，知道外間風聲不好，他也不管主人的死活，早悄悄的一肩行李，搭輪東下，躲

潮 陵 廣

向揚州來了。歷年來雖然有點積蓄，却禁不得坐食山空。有一個老妻，不幸得了膈食症，候醫治了兩年，也沒見效。便自身死喪，葬費用所費，又是不貲。他的境遇，便一天窘迫。一天後來，沒法把他姪女兒，同自己親生女兒，賣給人家。做妾，得了有好幾千銀子，身價手頭，便漸漸寬裕起來。政體改變，先要破除貴族平民的階級，許道權，既然有了銀子，他的口才又好，便趁這個機會，公然回城裏，那一班鄉紳，聯絡得非常融洽。孟海華設立軍政府的時候，第一件，先須籌餉。他在外面，百般張羅，狠得孟海華的任用，便是那個民政長石茂椿，曾會長，周國富，有什麼籌劃款項的事，必須同他去商議。他既然大權在握，所有搜括來的巨款，歸公的十成，有四中飽的，足足十成，有六大局，漸定許道權的房產，已是置辦得不少。他雖然不認識多字，却又好談風雅，對方那班文士，墨客，常常詩酒往來，又酷好古人字畫，往往不惜重貲，購善本，一時販賣骨董的市僧，將他家門限都跑得穿了。日前在銀行裏，雖然掛了個名兒，他却不自

重。任。僅。坐。在。家。裏。每。月。去。領。乾。俸。鮑。橘。人。因。他。算。是。世。交。此。番。却。是。來。投。奔。他。  
 的。住。的。房。屋。也。是。許。道。權。的。私。產。所。以。橘。人。對。着。這。許。世。叔。要。算。是。感。恩。知。己。  
 的。了。可。巧。鮑。橘。人。那。一。天。同。雲。麟。提。起。了。這。紅。珠。當。日。在。揚。州。當。妓。女。的。時。候。  
 許。道。權。曾。經。叫。過。他。的。局。知。道。他。生。得。很。是。不。錯。近。來。又。打。聽。得。他。嫁。過。制。軍。  
 意。海。樓。這。一。番。出。來。所。挾。的。貲。財。可。想。而。知。必。然。是。豐。足。的。了。許。道。權。之。目。的。在。此。許。道。權。  
 家。中。雖。然。也。有。兩。房。姬。妾。誰。知。他。年。紀。雖。邁。興。致。不。衰。既。愛。紅。珠。之。財。又。慕。紅。  
 珠。之。色。當。時。忽。然。動。了。一。個。念。頭。便。想。囑。托。橘。人。替。他。圓。成。這。樣。好。事。可。謂。雲。  
 麟。當。時。只。瞧。見。他。附。着。橘。人。耳。朵。說。話。做。夢。也。想。不。到。他。們。所。談。的。就。是。談。的。  
 自。己。那。個。意。中。人。呢。橘。人。明。知。紅。珠。同。雲。麟。打。得。火。熱。紅。珠。除。是。不。嫁。如。若。嫁。  
 人。自。然。全。却。雲。麟。沒。有。第。二。人。的。想。頭。無。如。礙。着。許。世。叔。的。情。面。凡。事。又。須。仰。  
 仗。着。他。只。得。滿。口。答。應。晚。間。便。同。他。的。夫。人。商。議。他。的。夫。人。笑。道。這。件。事。你。忙。  
 什。麼。呢。忙。了。也。不。中。用。橫。豎。我。的。名。片。前。天。已。交。給。雲。少。爺。帶。轉。回。去。了。我。們。



再等一兩日。那個紅珠姑娘如若到我們這裏來拜會。那就再好不過。恐怕未必

是他置之不理。豈敢不致我們既要替姓許的出力。少不得貶一貶身分。等我親去訪

他。見機行事。老實說一個女人家。他有什麼定見。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一

樣會上了我們的道兒。女人家無定見一語可以加之於淫蕩之婦。却不可以例我紅珠。鮑橘人聽到這裏。笑容可掬。

的連連望着他的夫人。作揖說一切仰仗。萬一替許世叔辦得妥貼。我的機會

一定是跑不掉了。能如此其願已足前日我瞧見的那封信。函決不向你追究。可謂交換條件他

夫人將他輕輕貶了一眼。當時也不曾說甚。後來一共也不曾見着紅珠來訪。

橘人忍耐不得。又禁不住許道權的催促。回來便向他夫人絮聒。他夫人便揀

了一個好日子。真個帶了丫頭。坐了大轎。徑自去拜謁紅珠。紅珠這幾天雖然

遠着雲。麟然而當這晝。長人靜。總覺得有些悶懨懨的。不知怎生消遣。才好忽

的門房裏。家人呈上那紫羅女士名帖。進來。紅珠知道便是雲麟替我介紹的。

那個女友一時拒絕不得。便吩咐請見。不拒絕而請見以致生出下文無限波瀾紫羅身段伶儂。眉目

間。顯露着英敏神態。見了紅珠，便笑着上前握手。紅珠在這當兒，忽的想到前次雲麟告訴自己那小衣脫落下來，的話不覺紅緋雙頰，笑得合合的。儘管向着他上下打量紫羅，也猜不出他笑的用意。坐下來的時候，先自敍了幾句寒暄，然後便一長一短詢問紅珠近來境况。紅珠也一一答應，覺得紫羅的爲人十分豪爽，兩下裏越談越親密起來。紫羅又敍述他對於詩文上如何研究，以後還須不時過來領教。紅珠笑道：「提到文字這一層，真是羞人答答的。妹子對着那些書本上的字，至多認識不到一二十個。姐姐要同妹子研究起來，可算是問道於盲的了。若承姐姐不棄，能於常常賜教，便好。」好極好極，我正求之不得。紫羅笑道：「姐姐這又何必客氣呢？雲少爺的文字，外子橘人是最佩服不過的。姐姐同他形影廝守，還怕不日有進益。妹子襪線之才，又算得什麼？」這一句原是紫羅借此試探紅珠口氣，可巧紅珠因爲朱二小姐那句話，急於避這嫌疑，忙笑着說道：「妹子幼年雖同雲少爺認識，近年疊遭喪亂，凡百灰心。雲少爺他是

有了家室的人彼此却不輕易會晤更講不到研究文字上面的了：紫羅聽到這裏心裏不由的動了一動便趁勢掩口笑了笑像似欲言不言的光景紅珠轉有些詫異起來也笑着問道姐姐笑什麼想是笑妹子連字都不認識不敢不該大言不慚的同姐姐提起文字可是不是紫羅忙笑着搖頭說道不是不是姐姐又錯會我的意思了文字這一層我輩不過借他消遣會與不會原沒大要緊紅珠說認不得字紫羅便說女子對於文字這一層會不會原沒大要緊此善于拍馬者特不可令今之求學女子聞耳我只笑那些男人家慣歡喜枉口赤舌的亂說若論疏不問親我本不該說這樣話不過覺得雲少爺認嬌姐姐太甚他同愚夫婦談論起來公然承認姐姐是他的外室還形容出百般恩愛叫人聽着委實有些慚愧其實我问姐姐可不是深閨嬌女沒的還去怕人玷污了身分然而果係有這件事在未會一名定分之先也還該守着秘密何況沒來由的憑着他一相情願硬派姐姐嫁給他他就嫁給他呢紫羅紫羅一面說一面便拿眼去偷瞧紅珠只見他蛾眉微蹙杏眼含瞋知

道自家的大功已漸有進步。重行笑道彼此問談。姐姐千萬不用介意。說着又牽涉到別的問題。紅珠又命珍兒捧出幾盤點心。讓着說道。倉猝之間。也沒有什麼供應。姐姐隨意略用。點姐姐却不可見笑。紫羅當時只拈了一片玉帶糕。放在嘴裏。紅珠笑道。姐姐的住址在名刺上已經瞧見了。改一天。妹子當竭誠去奉拜。紫羅笑道。姐姐若肯光降。妹子沒有不歡迎的道理。豈惟歡迎簡直是求之不得了。到是要求姐姐先行明示。一個日子好讓妹子在舍間等候。免得彼此歧悞。紅珠想了想。屈着指頭說道。便是初八罷。這一天是浴佛日子。妹子擬到天甯寺去拜一拜佛姐姐。如若高興。最好是一齊偕往。妹子便吩咐他們預備船隻。順便向小金山平山堂一帶去散散悶兒。姑娘有何悶可散其致怨雲麟也深矣。紫羅連連答應。當時即行告別。紅珠送他出門之後。一時想着雲麟不免着實有些煩惱。先本擬向他詰責。又覺得羞於啓齒。後來拿定主意。彼此會面時候。雖然不提這事。然而紅珠對着他的神態。益發凜若冰霜起來。諷言可畏雲麟雖知道紫羅曾來晤對過一

次却不料到他別有意見只是狐疑不決又不便用甜言密語去打動他兩人各有各的心却都說不出口像這樣延挨下去你叫他們怎樣會不生疎呢至此不禁爲紫羅回家之後一長一短便把這話告訴了橘人又說不久還去逛雲麟扼腕書讀小金山所有費用你應該向許老頭兒那邊去說一句叫他多送些款子過來他若是慳吝我們便不管他的事了橘人聽了大喜果真跑到許道權那裏籌款許道權只要達到他的指望銀錢却不顧惜當時便交給橘人五十塊錢其實紫羅同紅珠一路遊玩簡直是個女清客的身分那裏肯要他花錢因此夫妻兩轉坐享許世叔的款項不時的還借着這名兒去向他告貸連前搭後許道權交給橘人的洋錢已是不少他也是個老奸巨猾便時常催促橘人要實行娶紅珠回來又允許他娶回紅珠之後另外重重的酬謝媒人紫羅那裏還肯怠慢只是同紅珠往來已非一次暗中雖拿話去打動他這件事却不曾明揭其旨却好這一晚在紅珠那裏吃過晚飯一直談到夜分紅珠便留他在那

裏住宿。正中紫羅得了這個機會非常歡喜。當時便在燈下，囁囁細語，先替紅珠籌劃終身的結局。干卿後來便說到那個姓許的家資，怎生富厚，年紀也還不大。家裏雖有兩房姬妾，他却愛慕姐姐，不過何以只要嫁到那一邊，隨時扶爲正室。妹子同姐姐要好，方才肯多這件事。一味甜言密語均爲自家弄錢而發如若不信，聽憑出去打聽妹子的話，是沒有半句虛浮的。紅珠聽了這話，只是點頭微笑，誰知他們說話的當兒，却不防被珍兒聽得，明明白白兀自吃了一驚，便打定主意要去告訴雲麟。是好珍兒所近來不常到此，走動急得珍兒眼巴巴只望雲麟到來，又隔了幾日傍晚時候，雲麟盪得進門，剛自轉入屏風一頭，便碰見珍兒笑問：「道你們姑娘在屋裏幹什麼呢？」珍兒見身邊沒人，向他搖了搖手，指着旁邊一條甬道，先自跑得進去。雲麟見他這鬼鬼祟祟模樣，兒又猜不出他有何用意，只得悄悄跟着他。珍兒掉轉臉望着他，笑道：「好少爺，你這幾時向那搭兒去的？如何瞧不見你的影子？可不把我壞了。」雲麟不覺

嘆。味。一。笑。低。低。說。道。癡。丫。頭。你。家。姑。娘。到。不。想。我。要。你。想。我。則。甚。妙。問得珍兒也。覺得適才一番話說得大意羞得徹耳根子通紅起來重行含笑說道我得了。一個消息須要給你。知道你還該打點打點究竟怎生辦法萬一延挨下去怕。我們姑娘便不是你的人了。一耳腸斷豈但雲麟聞之爽然當時便將紫羅同他姑娘說的話照。樣學說了一遍雲麟聽了真向半空中打一個霹靂也不知是怨是恨隨即要。跨進去向紅珠責問。鹵莽得可笑。珍兒一把將他扯着笑道少爺你忙什麼呢他若。是問你怎生得了這信豈不要責備我多事在我看此時你且不必去見他。他。近來總有些懶待動揮正和衣睡在榻子上呢彼此便會見也沒意味兒你還。是回去同老太太他們商議商議罷雲麟想了想覺得他這話也很有理於是。沒精打采的徑自別了珍兒轉回家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評曰秦氏欲為麟兒成此一重姻好不料托其介紹者乃為一口齒尖刻之。朱玉蘋玉蘋素不嫌於紅珠心目中又常常以妓女輕之故酒宴之間不稍。

忌諱。姨姪媳婦一語。乃竟冲口而出言之者。固奚落有心聽之者。宜羞慚無地。紅珠雖欲不怒。烏得而不怒。業羅之來。看似無關緊要。然而適爲鴛盟之梗。後此種種風潮。已伏於是。



潮 陵 廣

---

第七四回

觸礁曠芳逸工受難

結新好情海起波瀾

一一〇

小說會

# 廣陵潮

(八集)

(江都李涵秋著)

## 第七十五回

大設冥筵開富發嘯  
重收孤子高義可風

一盞煤油燈底下秦氏坐在上首雲麟同他的妻子柳氏一排兒在下邊并肩坐着雲麟只是垂頭喪氣除得失聲長嘆的分兒他連一句話兒也不開口可憐秦氏笑道這可難煞人了叫你去同二小姐斟酌你又說二小姐曾經拿話惱了他斷然是沒有指望然則請誰去探聽他的意思呢我亦云然依我主張紅姑娘他既不肯嫁給你也只合罷休老實人應有此語他的身子有他的自主權力便是勉強強合起來也沒有什麼趣味知道的呢說你們當初原有這樣愛情不知道的還要疑惑我們有心覬覦他的財產巴巴的將人家女孩子騙得進門我代答曰你雖不覬覦他的財產還有人在那裏覬覦他的財產呢好孩子你將這癡心拋掉了罷如果那姓許的真是不錯恐怕未必紅姑娘將來有了倚靠我們應該替他歡喜大凡一個人都要記着

廣 陵 潮

別人待我的好處紅姑娘當日待你是個什麼樣兒你不該把他以前所有的好處一概抹煞反去怨恨他。那就不在情理了。義方之訓 固應如是柳氏接着笑道：「安知他不因為那個姓許的是曾經做官的人做官的人多幾房姬妾。原不打緊。然則官的人固不應有幾房姬妾也。一笑。」我瞧目下這民國裏無論誰都可運動官做你若是做了官包管他也願意嫁給你。柳氏戲言耳特不知紅姑娘聞之何以爲情雲麟望着柳氏撇了一眼咬着牙說道：「你知道什麼我當初又做什麼官來。」妙「他怎生那樣同我要好可見得官不官毫沒有關係。况且那許道權何嘗真做過官。不過跟官罷咧。」官上加一跟字 其不做官也可「他欺騙得紅珠却騙不得我。」誰欺騙你來且紅珠何嘗爲姓許的欺騙而雲麟偏 作是語此真急不擇言也吾讀至此吾爲紅珠呼冤不過這樣話我不便去告訴他。干卿 甚事急切又尋不出一個人來跑去向紅珠說個明白。他也是個玲瓏剔透的人。包管不至落他們的圈套。此數語雲麟 尙知紅珠柳氏笑道：「放着一個人。你不會去尋他去。紅姑娘縱不願意見那朱二小姐。不見得連儀妹妹都惱他來。」由朱二小姐想到淑 儀柳氏不爲無見雲麟笑道：「我也曾想到這裏。只是羞人答答的不。」

好意思去同儀妹妹說這樣話如今也沒法了明天少不得要向姨娘那邊去走一踰只是儀妹妹在幾天頭裏已同紅珠往來過好幾次補筆却後來便因為有了那討厭的紫羅女士他們也就生疏了好些了可想越是這樣婦人越籠絡得人住怨毒之詞當夜無話雲麟一早便起身下床催着黃大媽燒茶燒水草草盥洗了便開門出去剛出了巷口不防斜刺裏跳出一個人來諸君試猜此人是誰把扯着雲麟的臂膀笑道老弟起得好早我知道你一定是向我那裏去的以見得我們一路同行可好不好觀其所言很像與雲麟早有成約一樣否則不應作是語雲麟將那人望了一望原來正是他姐夫田福恩忙正色向他說道誰說我是尋你的你未免過於一相情願了別人有別人的要事千萬不用再同我歪纏田福恩扭頭笑道我只不信你通記不得今天我在廟裏替楊蝶卿做壽橫峯斷雲情事又在人意中出人意外雲麟想了想方才恍然他那帖子上正是壞着今日日期只得含糊應道我連日心緒狠是不好真個把你這件事忘却了你先請回廟去停刻我一定過來行禮田福恩見

他○不○肯○走○那○裏○肯○答○應○死○命○的○揪○着○雲○麟○不○放○笑○道○老○弟○你○還○有○什○麼○心○緒○呢○  
鎖○日○價○有○個○美○人○兒○廝○伴○着○你○又○不○愁○沒○有○錢○使○用○福如比說未免直不○像○哥○哥○  
窘○得○沒○法○若○是○手○頭○稍○爲○寬○綽○些○像○這○樣○牢○事○我○也○不○去○幹○不○瞞○你○老○弟○說○我○  
昨○天○請○了○我○家○小○舅○舅○周○二○福○做○着○賬○房○所○有○收○的○款○子○通○統○歸○他○經○理○至○於○  
我○呢○要○在○壽○堂○上○陪○人○磕○頭○再○也○分○不○出○身○子○來○到○外○邊○陪○客○老○弟○是○我○的○至○  
戚○交○游○又○廣○熟○人○又○多○這○件○勾○當○不○請○你○去○替○我○但○任○還○去○找○誰○担○任○呢○佈雷  
一○面○說○一○面○又○催○着○雲○麟○快○走○快○走○若○是○遲○回○去○客○來○得○多○尋○不○着○孝○子○到○要○  
被○人○家○笑○話○：○說○畢○也○不○容○雲○麟○分○辯○脚○不○點○地○的○被○他○一○直○拖○入○那○座○古○都○  
天○寺○裏○去○了○此等事在書中已發現過數次雲○麟○跑○得○氣○喘○噓○噓○進○門○一○望○已○迥○不○  
似○前○時○景○况○因○爲○那○廟○自○經○柳○春○改○過○學○校○以○後○所○有○神○像○多○半○移○至○他○處○學○  
校○解○散○也○沒○有○人○進○來○住○持○便○是○那○個○王○道○士○也○不○知○去○向○窗○欄○朽○敗○棟○宇○崩○  
頹○委○實○叫○人○看○着○覺○得○甚○是○荒○涼○再○走○入○後○一○進○大○殿○果○見○壁○上○懸○着○一○幅○影○

像面前放着一張白木桌子。桌子上面點了兩枝蠟燭。焚着一爐散香。上首還安放了一盒茶食。一隻茗碗。雲麟仔細將那影像瞧了瞧。嘴上却多着一撮鬚鬚。看去迥然不像那個楊靖。我亦當卽笑。向田福恩問道：「這幅影像你是打從什麼地方覓來的？」田福恩歪着嘴說道：「楊蝶卿那裏還會有影像呢？不過我既替他做壽，沒有影像叫人瞧着，便不像了。虧我還有主意在家裏尋出這一幅畫兒。據說這幅畫兒不知是那一代祖宗的。我權且把他張挂起來，做個幌子。便是人來磕頭，覺得也還熱鬧。你且不必去管他是楊蝶卿不是。」把自家祖宗當做楊靖奇極怪。

雲麟笑了。笑又問你的賬房設在那裏呢？田福恩向東首一間小屋子指着說道：「喏，喏，這不是我的賬房麼？他們都猴在裏面。你進去歇一歇脚也罷。」雲麟便趁勢踱得進去。周二福見了雲麟，嚇得壁直直的站起來。何至如此一嚇字活寫出鄉下人神態。旁邊還有幾位生客。雲麟認得那瘦長臉兒，平時常常挑糖担子，上街的貨。還有一個胖子，家裏開着洋鐵店，一個江南口音的矮漢，盤了一條大辮子，在頭頂

當中用腰帶掖着短襖，并不曾鈕扣。另外有一張破炕，那炕上躺着一個穿長衫的少年，深目高鼻，遠遠看去，好像是西洋人模樣。雲麟向他們拱了拱手，便待請問姓名。田福恩早笑嘻嘻的跳得進來，嚷道：「可晦氣麼？這一清早還不會見有人來送禮；又用手在紙堆裏面翻了翻，向他舅舅周二福問道：『賀儀收得有多少了？』」田福恩的目標在此我的宗旨，只要他們送錢，却不在乎他們到這裏來磕頭。周二福哭喪着臉，說道：「連前搭後通統才收到一千多銅錢，只好再等一會兒。看是怎樣。」田福恩將手搓了搓，說道：「怎好怎好，這裏弄下去，非但撈不到幾個，恐怕還不敷開支酒水呢。難不成白白的叫我做楊大哥的兒子一場好楊大哥？你如有靈有聖，望你暗中幫幫我的大忙罷。我是折不起本的：說得衆人都笑起來。田福恩又指着一千人，笑道：「我就怕冷清清的沒味，特地將我們這一班老鄰居請得過來，幫個場面，遂告訴雲麟，說道：『這是陳大發，這是劉憨狗子，是我們舖子緊鄰，又指那矮漢，說道：『老弟，你不用瞧不起我們這位盟

兄他雖然當了一個瓦匠在城裏是最有名望的誰人不知道他是吳二釘錐  
失敬他在別的匠頭處上工所以也沒有一定住處雲麟笑道久仰久仰今日  
失敬可算是羣英高會了還有一位先生呢兄弟尚不曾請教炕上那人見雲麟問  
 他早板着面孔坐起來癩洋洋的說道一癩字便寫出瞧不起雲麟神態雲先生的大名早經耳  
 熟是前清學裏的秀才可惜如今却用不看了寓貶我們是吃的外國人的飯  
 做的是外國人的事所以先生沒處認識不知不罪我便住在北河下天主堂  
 西首家叔叫做顧阿三你先生提起來應該知道舊事重提豈但雲麟知道就是諸君讀過這部小說的也無不知道我  
 名字叫做顧亮表字大通田福恩笑道你們通不見那天主堂女教士出門後  
 面跟着一個標標緻緻的女僕年紀不過二十來歲那便是顧大哥的夫人女  
 教士看待他真個是天字一號妻子在教堂充當女僕丈夫身分便自與人不同可驚亦復可嘆大家正談得高興看  
 看已近午牌時分雖然有好幾處送來幾封封套裏面多的不過五六個銀角  
 子少的還有二三百文要想那整塊大洋錢望一望也沒有不問多寡只要被



田福恩瞧見他便揣入自家懷裏。周二福替他只做了一個賬房幌子，好容易又等了半天。周二福驚伸頭望了望，吆喝着說道：「客到！客到！」田福恩巴不得人說這一句。巴不得三字想見以上并無人來磕頭不必明言其事可想。好生興頭，一溜烟跑向靈桌旁邊撲通一聲，匍匐在地，專在那裏老等偏生來的那個人。又是個老頭子，瞧他年紀已過七十步履，很覺得不便。一搖一擺走了好一會工夫，才踱到那墊子旁邊。雲麟也就跟在後面，盡他陪客的職務。那老頭子跪下去，一連磕了三個頭。田福恩也對他磕了三個頭。磕完之後，田福恩自家便喊起來說：「孝子叩謝。」田福恩既做禮禮可謂罕聞。那老頭子聽見孝子叩謝，忙不迭的復行，又磕下頭去，還了一禮。叵耐他年紀已大，精力就衰，腿腳當然有些不便。這一磕下去，險些兒扒不起來。氣喘噓噓的在那地下掙命。其時雲麟瞧他這種形相，狠不過意，趕忙走近身邊，將他慢慢的扶起，請他在椅子上坐了。福田恩此刻業已站起，早笑嘻嘻的跑過來，望那老頭子笑道：「舅老伯的大駕小姪心裏着實不安，停一歇兒便開席。」

了。老。伯。務。必。賞。個。臉。兒。吃。了。飯。再。走。不。過。那。老。頭。子。一。時。還。不。能。開。口。只。望。他。點。了。點。頭。可憐雲。麟。却。認。得。這。人。是。街。上。開。材。板。舖。的。唐。老。板。爲。人。狠。是。古。道。他。素。來。提。倡。墨。家。的。薄。葬。主。義。常。對。人。說。道。古。時。的。死。人。大。都。沒。有。棺。材。睡。現。在。的。死。人。總。要。睡。棺。材。現。在。的。死。人。比。古。時。的。死。人。享。福。得。多。了。所。以。他。家。材。板。舖。裏。的。棺。材。都。是。薄。板。做。成。的。又。有。一。種。厚。棺。材。比。別。人。家。的。棺。材。還。要。厚。上。半。尺。原。來。這。種。棺。材。是。裏。外。兩。片。薄。板。的。中。間。裝。滿。了。黃。土。因。此。顯。得。又。厚。又。重。賣。起。來。又。比。別。人。家。價。廉。些。買。的。人。若。是。一。告。苦。還。可。以。低。減。些。人。家。偏。看。重。他。這。一。樣。古。道。死。了。人。就。來。照。顧。他。楊。蝶。卿。死。的。時。候。就。是。睡。的。他。家。材。舖。的。薄。材。賒。賒。欠。欠。還。有。些。錢。未。付。清。他。正。想。楊。蝶。卿。死。了。楊。家。又。沒。人。這。交。情。作。在。那。個。人。的。身。上。呢。這。日。接。了。田。福。恩。的。請。帖。沒。有。一。天。不。牢。牢。記。着。所。以。今。日。特。地。趕。來。行。禮。可講田。福。恩。這。時。候。便。嚷。着。肚。子。餓。了。他。在。自。家。店。裏。本。帶。了。好。幾。個。小。官。同。打。雜。的。伙。夫。在。後。面。做。菜。一。會。子。都。把。他。們。喊。進。來。

吩。咐。他。們。調。排。桌。椅。四。面。望。了。望。除。得。供。楊。靖。的。一。張。靈。桌。其。餘。第。二。張。桌。子。却。沒。有。伙。夫。沒。法。在。一。間。空。屋。裏。拖。出。兩。張。破。壞。不。堪。的。經。懺。桌。兒。放。在。殿。上。長。長。的。倒。還。同。那。大。餐。桌。子。差。不。多。幸。賴。有。此。否。則。大。家。將。席。地。而。啖。矣。急。忙。揩。拭。干。淨。將。幾。盤。雞。豬。魚。鴨。陳。設。上。來。大。家。分。賓。主。坐。下。不。消。說。得。自。然。是。那。唐。老。板。首。席。了。席。間。閒。話。田。福。恩。便。賣。弄。他。在。上。海。的。事。迹。說。得。天。花。亂。墜。劉。愁。狗。子。笑。問。道。田。大。哥。你。既。然。到。過。上。海。可。曾。坐。過。電。車。沒。有。據。人。說。起。來。那。車。子。便。像。天。上。打。閃。人。坐。進。去。身。子。如。同。打。閃。一。樣。一。閃。打。過。去。一。閃。又。打。過。來。像。這。樣。打。法。沒。的。將。人。不。嚇。死。了。田。福。恩。還。未。及。回。答。周。二。福。也。笑。着。說。道。如。今。世。界。上。的。事。再。奇。怪。沒。有。人。家。都。笑。我。是。鄉。下。人。不。曾。看。見。過。電。燈。那。電。燈。不。是。滿。街。上。都。有。了。嗎。我。不。奇。怪。他。別。的。只。奇。怪。那。點。電。燈。的。人。怎。麼。不。約。而。同。的。說。點。就。都。點。起。來。了。便。是。飛。毛。腿。也。跑。不。來。這。樣。快。道。就。不。怪。我。們。只。知。道。人。點。燈。一。共。不。看。見。點。燈。的。人。了。這。也。罷。了。有。一。天。我。經。過。一。處。地。方。瞧。見。一。個。穿。西。裝。的。人。

可是各甥田福恩不是說他。歎呢。他又。不。歎。說他。不。歎。呢。他。沒的。對着。一個。小木箱兒。喃喃。

唸唸的講話。難不成。箱了。裏。還有人。同他。講話。不會。寫此事模模糊糊令人煞費思索我。背地。裏。

就問了。問人。說。這位。先生。同誰。講話。那人。告訴。我說。那。先生。是。同他。妻子。講話。

我聽了。笑。得。肚腸子。發疼。他。疑惑。我。打。鄉。裏。進。城的。什麼。事。都。理。會。不。得。豈敢

自然。拿。這。樣。話。來。哄。我。你。們。大。家。想。想。那。木。箱。子。周。圍。也。沒。有。七。八。寸。寬。一。尺。

來。長。他。這。妻。子。再。矮。小。些。那。木。箱。子。也。盛。不。住。他。的。身。子。呀。其。實。我。心。裏。很。明。

白。不。過。不。屑。同。他。去。辯。駁。罷。了。誠然哼。哼。他。瞧。不。起。我。們。鄉。下。人。拿。這。樣。鬼。話。

來。同。我。開。心。他。不。知。道。我。這。鄉。下。人。却。還。與。衆。不。同。見。識。比。他。高。着。幾。百。倍。呢。

大吹特。吹。當。時。若。是。我。拿。話。同。他。辯。駁。包。管。他。羞。的。要。不。得。承情：：周二。福。越。說。

越。是。高。興。那。大。塊。肥。肉。便。儘。性。夾。着。望。嘴。裏。擡。顧。亮。從。喉。嚨。裏。哼。了。一。聲。只。仰。

着。脖子。向。別。處。瞧。望。周。二。福。正。講。得。高。興。當。兒。偏。生。那。位。唐。老。板。耳。朵。不。大。方。

便。他。便。欷。過。身。子。向。雲。麟。問。道。他。們。在。這。裏。講。什。麼。何。妨。說。給。我。聽。聽。雲。麟。見。

他是個聾子忙提着聲音回答他道他們在那裏談論時局哩唐老板不慌不忙嘆了一口氣冷笑說道史六麼那個畜生越發是倚老賣老了。瞎拉瞎扯活寫中聾子的神態論他的歲數比我還小得多歲他仗着他哥子在都督府裏打更。好鬧他的字館也不去開張了鎮日價在街上詛人。好營他詛別人也罷偏生詛到我們這棺材鋪子來了去年年底他的嫂子得了暑痧身死承他的情巴巴的來照顧我家棺材這也算不得什麼惟知那厮慳賴不過買了我一個棺材後來到硬饒去兩個你看可氣人不氣人呢：：：這句話說得大家鬨堂一笑田福恩向衆人擠了擠眼睛說道你信他呢天下也沒有這種事體那唐老板瞧見田福恩那種神情真急什麼似的將嘴上的鬍子抹了抹面紅氣急的說道我若冤枉他叫我家裏也死人。誰說你冤枉他借大年紀如此急法殊不值得他饒了我兩個棺材却是比他嫂子睡的那個棺材小得許多他也有他的主意他說自從換了民國以後弄得民間柴荒米貴這小棺材畢竟是木板製就的不如把他扛回去劈下當做

柴燒也穀。煮熟好幾頓飯。有錢的人才怕忌。晦像史六窮得要死。他那裏還顧得忌。晦不忌。晦呢。把棺材說去劈下當做柴燒。到是一件罕聞之事。不謂世間竟有其人。雲麟聽了笑着點了點頭。一會子由伙夫送上一碟臭魚來。衛生家以臭魚為不可食。而因循思慮。以之請客。其平善不汙。衛生也可知。衆人見了那魚一雙一雙的筷子好像約齊似的。早已劈空而下。比較打魚的在河裏用叉叉魚還來得飛快。雲麟同顧亮都端坐。看不肯去吃。田福恩只顧招呼他們說。臭魚比臭肉好吃得多呢。同一臭也。而曰魚比肉好吃。殊不可解。你們也來嚐嚐味道。看顧亮正色說道。那魚臭得這樣還好。下咽嗎。吃下去非但不能衛生。恐怕還要生病。陳大發笑着說道。果然什麼叫做衛生呀。衛生二字且不備講。安能望其講究衛生。我們敝同行招牌上都換上這個字樣兒。我就不大懂得。唐老板這時候將雲麟的袖子扯了扯。歪着頭向他說道。真個是過到老學不了。我們那條街上。是凡有開店鋪的都拿着這衛生兩個字做了招牌說也奇怪。他們把這塊招牌豎起。那生意就比平時好得幾倍。可想這衛生兩個字便是招徠雇客的好法子。改一天我也想奉煩先生

的大筆替小店裏寫他幾個大字說是一「衛生棺材」可好不好天下有不顧其實但顧其名者是皆衛生棺材之類也吾於唐木板何尤

雲麟此時嘴裏剛銜着一口飯不由笑得噴將出來喊着說道不行人家既然講究衛生就不會害病既不會害病那裏會死既不會

死又要棺材何用在我看寶號的招牌這衛生兩字斷斷用不上去棺材不宜用衛生兩字說

破真是發笑顧亮在旁邊冷笑說道雲先生你這話然而不然他們這些吃臭魚的

怕離睡這衛生棺材也不狠遠罵得好周二福不由狠狠的向顧亮眨了一眼半

晌說道你好罵呀我們吃不吃臭魚干你屁事顧亮用手指在臉上刮着說道

我請你少開些口罷你連那德律風都不知道德律風三字至此始行點出可以除那木箱講話之疑了這衛生

的道理你更不配講了吳二釘錘插嘴笑道什麼叫做霹靂通這霹靂通的聲

音大約除得我們替人家豎柱上樑用那木榔頭敲得震天價响有這霹靂通

要說是霹靂通可以同人講話我死了也不明白寫吳二釘錘便是吳二釘錘却不能移之他人周二福笑

道可是的我們只管吃飯不必理會他們這些鳥語顧亮氣憤憤還待再說雲

麟怕他們開翻了臉不成體統連忙做好做歹拿別的話岔得過去一時飯已吃完各人也就紛紛散去。這當兒田福恩依舊扯着雲麟不放又等了好半會。委實見沒有人來這才命周二福將所收的款子用一面算盤滴滴搭算了半日約莫不足十串銅錢。光景除去本日所有開支剩的已是不多。可謂大失所望田福恩沒法只得喊了幾句晦氣算是白替楊靖做了一天的孝子。誰叫你做來擄掇了各種什物垂頭喪氣跑回去了。勢所必至雲麟見爲時業已不早也就大踏步向淑儀這邊趕來。剛剛走近門房忽見那個老人家伍升撇着嘴坐在一邊氣得如同鼓牛彷彿却不知爲着甚事只得笑嘻嘻上前問道你們老爺此時可在。家麼伍升氣憤憤的站起身來回道老爺不是在書房裏坐着嗎偏生他有這發端甚奇所有言語完全叫人不解樣好心若是我就容這廝不得還巴巴的同他講話呢。發端甚奇所有言幾個家人見他這般模樣儘自瞅着他發笑雲麟也不知道他們笑的什麼緣故。早大踏步跨進了二門暗想既是姨父在家我到不能不去見他一見否



則必定遭他見怪小廝們見是雲麟到此早替他打起簾子伍晉芳此時正盤膝在炕上坐着炕几下邊還站了一個少年男孩子彼何人所閱者伍晉芳笑嘻嘻的指着那個男孩子向雲麟問道來來來你瞧他是誰不過一兩年的光景身段比起先便長得許多情事雲麟皺着眉頭笑道這不是林雨生的兒子穩子麼他同那母親是住在上海的爲什麼這一會子又跑回來尋着姨父：一面說一面想起伍升適才情形方才恍然大悟知道伍升猶記着他父親那一次捉奸的笑話兒所以不滿意穩子來見他們老爺伍升所言至此伍晉芳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唉這孩子如今委實苦極了據他告訴我自從他父親死後他母親便在那野雞窩子裏充當了一個娘姨所入的款項他母子兩人倒還可以從從容容的度活不料今年春間他母親忽的妍識了一個廣東漢子冷不防跟着那漢子竟自跑了巴氏結局急得他走頭無路後來便在那碼頭上替人家扛茶葉包兒將就混個三頓無如他身子又非常單弱吃不得這樣辛苦扛

到半月光景又一口一口的吐起血來只好睡在江灘上接命幸虧後來碰見外國洋行裏一個買辦瞧他可憐便問他可有處投奔沒有他爲人倒還老實便說自幼兒跟隨過我的那個買辦聽說他有處投奔很是熱心當時便在輪船上打了一張免票又交給他三五塊現洋叫他一路向揚州來投奔舊主罷咧人當患難時候便有一千樁不好也該不計較他了伍晉芳可謂寬宏大量偏生那個狗才伍升因爲和他父親不對見着他的影子兀自生氣死命攔在頭裏不肯替他通報却巧我打從外邊拜客回來見他索索落落的躲在照壁後面哭泣我依稀還記得他的形狀遂被我將他喚入裏邊：說着又掉轉臉向穩子說道你乖乖的權且在這裏住着可惜我近來閒居公館裏也不能安插你等你将息好了我們揚州有一所第六工廠他們廠長也是我們熟人將來報名進去好好學點工藝一輩子便不愁沒有出息不比在人家當奴才的好麼爲人處非他人所可及穩子含淚點了點頭又上前向雲麟打了一個扞兒然後才

慢慢的退了。出去。伍晉芳笑對雲麟道：「我又來做爛好人了。當初我待他父親是個什麼樣兒。後來他還想出法子要害我的性命。我瞧穩子比他父親覺得妥帖些。但不知長大成人是怎麼樣罷了。」雲麟笑道：「林雨生那廝簡直不同人類。穩子雖然秉了他的遺傳性質。大約總還不至同他父親一樣。姨父出了好心。定然有這好報。伍晉芳將頭一扭。笑道：「奇呀！你們研究新學的人也還講這報應的話麼？如今世界上當真還有報應嗎？越是殺人不眨眼的督軍。越是勢位富厚。上法既無從干預天理。又近於渺茫：說着又從茶杯裏蘸了一滴清水向那炕几上寫了幾個字。笑道：「像他們這樣殃民誤國。若講到報應上。這一顆腦袋便砍了也不夠償還百姓們的膏血。我一生是愚而安。愚若早肯將良心放在半邊。至少一個縣知事兒穩穩的到手。何至到了今日還伏處牖下哩？」牢騷之談。沖口而出。爲當時一般不得志官吏寫照。說罷又哈哈大笑。跳下炕沿。說道：「話多了。話多了。你可曾進去見過你家姨娘沒有？」雲麟急忙回說：「遠不會進去呢。姪兒今天過來。」

原想同儀妹妹他們談談心兒還有一件要緊事體要同儀妹妹斟酌斟酌因爲伍升說是姨父在書房裏坐着特地先過來替姨父請安晉芳見他提起淑儀不覺眼眶子紅了一紅淒然說道你的儀妹妹病了好幾日了如今一共還不能下床一語驚人想起來這孩子他委實可憐你且坐下讓我好告訴你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評曰雲麟大早起來欲晤淑儀求他代探紅珠口氣不料出了巷頭便遇見田福恩拉去陪了一天客此是雲麟之不幸然不如是則下文許多事跡無從敘述讀者不可不知。

爲故人做冥壽從表面上看去頗近情理特是小人之用心爲騙取銀錢計未免覺其齷齪耳其實所得銀錢并不能飽其慾壑徒留此一番笑劇爲社會指摘彼田福恩又安知此理。

劉熬狗子談電車周二福談電燈和德律風看去雖是閒文然在大家宴會

之。時。却。不。可。少。此。點。染。否。則。便。嫌。寂。寞。

吃。臭。魚。還。比。吃。臭。肉。好。觀。此。一。語。足。見。當。日。之。人。不。甚。注。重。衛。生。也。

哥。哥。在。督。軍。署。打。更。兄。弟。便。出。外。訛。人。其。勢。力。不。可。謂。不。小。

都。天。廟。中。一。場。勝。會。其。中。脚。色。極。盡。刻。劃。之。致。讀。之。未。有。不。失。笑。者。

林。雨。生。久。不。發。現。矣。然。一。綜。結。其。生。平。身。軀。既。喪。故。婦。亦。逃。遺。此。孤。雛。依。舊。

貧。無。告。死。而。有。知。不。審。其。作。何。感。想。幸。伍。公。豁。達。不。念。舊。惡。猶。思。安。插。其。

爭。不。使。輾。轉。溝。壑。高。誼。真。不。可。及。